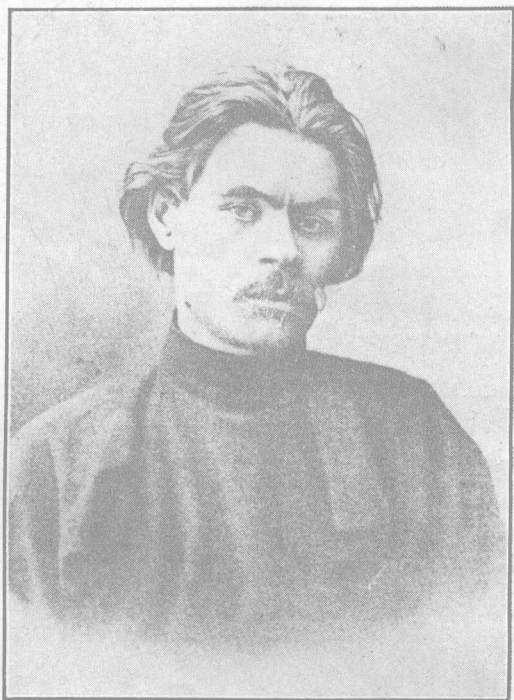


上原草

译侯系





(基爾高)

譯者序

(一)

我一九二六年末譯完高爾基的我的旅伴之後，就動筆譯王爾德 O. Wilde 的道雷格萊 The Picture of Dorain Gray。道雷格萊是部大稿子，譯時費勁很是不小。那時正是舊歷新年，我終日坐在窗前，好容易一頁頁慢慢寫去。北京的小公寓的陳紙窗怎擋得住外面的嚴寒，一只小煤球爐無濟什麼大事，遇見利害的日子，伏在案上，不是手指冷僵

了，就是腳板凍得像刀絞一樣。有時下雪，我寫着的時候，覺得窗格上的白雪好像有意與案頭的稿紙比賽加厚。有時北風狂作，午夜油燈下，寒風像尖刀一般，從窗縫中直刺進來，支支作響；偶一抬頭，頓覺牆上黑影都像不動的活物一般。如此三月，才將初稿譯成。當時友人某君，自言北新老板甚重他，於是承他美意，要我將該譯稿交他，好爲我介紹給北新，以換若干大洋。

隨後以空暇之故，衣萍同我說好將柴可夫 *Chelov* 的札記合譯出來。札記不長，費一月功夫而成。是時友人相繼南下，我的兩部譯稿也跟着走了。只我獨留北京，度貧窮日子。天天等滬上來的好消息，因爲友人上火車時，口口聲聲說到滬即將稿費寄一部分來，以濟燃

眉。

噫，天下事竟有如此不怕人失望的！我以朝不保夕之境况，在京中等候這位帶着我兩部譯稿去滬的友人的來信，十日過了！半個月過了！一個月過了！以至兩個月過去了！信息一點都沒有。設法去了一封快信，久之，得回信說『明日即寄上四十元，以應急，道雷格萊尙未定妥，札記三元千字，已賣去。』又久之，才知道這所謂四十元者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當時回想譯書時的辛苦，不禁心軟氣頹，呼恨不已。

然而，稿的消息一點沒有，稿費又一文不來，但一毛錢一頓的飯一日又不能不吃兩頓。結果，只有再譯點試試看。勉強花了一周時

間，把法朗士 A. France 的裁判官的威嚴 The Majesty of Justice 譯成。那時北新總局雖在上海，分局仍設東河沿。我去了三五趟，最後一次，代理經理先生向我說：

『我們同衣萍先生都很好，你的稿子不要不好意思。現在稿費一元五一千字算，一萬八千字，合廿七元。』

我靜靜聽着，提心吊膽如等裁判官宣讀判決書一般。聽到此處，不由得輕輕說道：

『三十元都沒有嗎？』

代理經理沒有聽見我的話。他說：

『過幾天再來取錢。』

『不成，我等着用。』

『無法可想啊！』

『對不住，我實在等着用，否則我不如此賣的。』

『那麼，我們同衣萍都很好，你明天來看看吧。』

『是的，謝謝你，得罪的很。』

第二日上午我跑去，沒有見着，黃昏時又去，這回算見着了，他交給我十元錢，說實在無法可想，餘下的十七元過一月才有。是的，實在無法，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夏天黑的很晚，西邊天色紅通通的好像害羞一般，老柳樹上一隻知了半死半活地叫着。我一步步沈重地踏着東河沿，沙灘的灰土，走

回孟家大院的寓所。啊，像一隻打架打輸的小狗，帶着傷回來了。

這算是我譯書賣稿的生活第一幕下場。

不久之後，我給萬孚信說：

『就是餓死，我也不再打算譯書賣錢了！如果我的譯品要不得，那我何必以要不得的廢紙，靠着友人的面子去勉強換書店老板的寶貴銀洋！如果要得的話，那我更何必以自己的心血來受這些欺騙，這些哀求苦討！』

但是爲什麼我於今又譯出這一本小說呢？

今年春天，萬孚從滬上將適之先生一本“Chelkash and other stories by Maxim Gork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寄給我。我讀的時候，好像是飄泊他鄉遇見一個故友，又好像正在外面受人欺侮時跳出一條打不平的英雄好漢。勇氣也有了，自己的苦況此時不但不爲難自己反而給自己安慰，快樂就像泉水一般湧上心頭。

這一年來，我不是變成麻木，就是變成庸俗，總歸是變了！從前最愛寂靜，現在寂靜令我煩惱；從前愛同友人談人生問題，現在覺得自己所說的是淺薄而又空汎；從前愛沙士比亞與哥德書中的英雄，現在却忘了他們；遇見朋友們就老起臉皮胡言亂道一番，過後自己又來

反悔；獨自一人在房時，這本書翻翻，那本書看看；或是呆坐着。從前那種愛思索的皮氣，那種安靜的心情，那種聰明，——都不知何處去了！……然而，高爾基小說裏的英雄于今還像昔日一般鼓起我的勇氣，給我無限快感。不但如此，我此時讀他的小說，比起昔日專爲賞鑑而讀是大不同了，我經驗到他小說中的英雄好像是個預言者，把我們的話先說了，他指示給我們：社會是無理而且橫暴，但是人却也很力量。那些被社會拋棄，受壓迫的人，他們的生活雖是幾乎成爲「非人」了，但他們的人性却並不少似所謂高等人一點。他們有理性，有氣恨，有反抗，有激怒，有悲哀，而且還有愛！我們看：

「雖然牢獄般的工作已使我們變成愚魯的畜生，但是我們總歸還

是人類，所以，同一切人類一樣，我們不能一無所崇愛地活着。

我們廿六人同另外一位

這些作品直接給我如許的感動，我當即覺得大有介紹給許多同我一般的青年的價值。我于是高興地動筆寫譯，從前那種譯書苦處完全忘了，現在每個字都在快樂裏寫出。

因爲忙碌之故，只得先選擇這冊內的四篇。以後得暇，想再將契

加失 Chelkash 與一塊滾着的石頭 A Rolling Stone 譯出。

今年正是高爾基的六十大壽！整個蘇俄的民衆熱烈地籌備慶祝這位平民小說家的消息頻從報上零碎傳來。高爾基帶着他兒子從意大利返國，人民如何歡迎他，南俄一個火車站更名爲高爾基站以紀念他，因爲他早年曾在這站上做過打掃夫。但在這個年頭，蘇俄的社會新聞傳到中國真費勁，所以我們只知道蘇俄的人民熱烈地慶祝高爾基，但是怎樣個慶祝法，却不知道！

高爾基 Maxim Gorky 的真姓名是 Alexei Maximovich Peshkov。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生在 Nijni-Novgorod 地方。他的父母是工人階級。他只上了五個月的學校，就去做一個修補匠的學徒，從那時期，他受了不少奇異的經歷。

十二歲時，他在輪船上做事，遇見輪船上一位廚子，這個人將哥里 Gogol 與仲馬 Alexandre Dumas 的作品介紹給他讀，他從此開發了愛好文學的心情。

十五歲時，他打算進加查大學 Kazan University 但是沒進得去，于是就在一個餅乾工廠裏找着工做，薪水是一個月六先令。在這工廠裏過的悲慘生活的結果是產生出一篇「我們廿六人同另外一位」。

此後他飄流地度着一種「出脚漢」，吉不色的生活，這一個時期的碎片都寫在「一塊滾着的石頭」，「草原上」，「一個秋夜」，裏面。

有一個時期他做過香台聖像畫者，做過烘麵包師，做過萍果小

販，在街上賣水酒，又當過侍役，又在南俄一個小火車站上當差，最後當一個律師處的書記。不久，他又流落于飄泊生涯。他這一次從南俄返境，烏克蘭納 *Ukraina* 克果米亞 *Crimea* 走到高加索 *Caucase* 去；這一期生活的成績是一篇契加失 *Chelkash*。

一八九三年他遇見郭羅林科 *Karolenko*。郭羅林科是個大小說家，當時正編輯雜誌，郭羅林科認識他的天才，給他鼓勵，他得益不少。

一九〇〇年他的小說集出版，銷場極廣，不數日初版則賣完。他被稱為『被壓迫者，下等人的說話者，爭自由者的英雄。』

爲了簽名于一張反對警察殘酷粗暴的宣言上，他被遂放到克果米亞去，並且在俄國文會 *Russian Academy* 裏被除名。

一九〇五年他參入 Putilov 的鐵工罷工風潮。一天，正是嚴冬時節，加奔神父 Father Gapon 領着大隊工人人民衆，走去請願沙皇 Tsar，並上呈請願書。結果是軍隊開槍打死數百請願的人民。鮮血撒在白雪上，悽慘之至。這次慘劇高爾基身臨其境，並且跟着許多人一同被捕入獄。

一九〇六年他去美國遊了一趟。

(四)

高爾基的作風十分新鮮。讀過他的作品的人立即會覺得。他的筆

十分生動而且準確。他能將俄羅斯式的風景——荒漠的草原，吵雜的碼頭——清清楚楚擺布在我們中國讀者的目前；他能將俄羅斯式下等人的悲慘的洒脫的面容深深印在我們中國讀者的腦中；他並且還能將俄羅斯式下等人的語氣貼在我們中國讀者的耳朵上。啊，這一切是多麼可愛啊！他自己早年飄泊的生涯與對於革命的同情心給他作品以新鮮的生命。他自己的經歷，他內心對自由的渴愛，他對於自然美的感覺，他利劍一般的鋒銳，他人道的道德觀念……他的這一切寶貝經過他藝術天才的再現，成爲感動全世的小說。

然而高爾基之所以能如此打動人心的豈是只因爲上面所說的原故嗎？不的，如果沒有當時俄國社會上的不安甯的背景，沒有那種將衰

敗的大帝國的黑暗，民衆的肩上沒有那種強壓力，恐怕高爾基受不着如此熱烈的歡迎吧？我們要明白他的作品與當時俄國社會的關係，在蔣光慈編的俄羅斯文學二百廿頁上說的很好：

『社會惡瀉塵俗，拘束在繁文縟節裏，——高爾基的英雄恰好是不顧一切繁文縟節的，要什麼便做什麼；社會裏沒有強盛的氣性，——高爾基的英雄正是強盛的氣性，有力量，雖然不能做實際事業，可是對社會的抗議聲便是他們力量的表現；社會裏已定的秩序很『寶貴』的，一部分爲瑣瑣屑屑的經濟關係所束縛，——高爾基的英雄却灑脫一切物質生活的鎖鏈，甚至于輕視那『嚼麵包的農民』的市儈主義，——心心念念只記得飽暖，有什麼事業可做？』

他又說：

『總之，高爾基是反市儈主義的健將——他不僅止於顯示平民的人性，以求高等階級的憐惜，更且進而指出平民的威力，足以顛覆高等階級的惡瀉社會……他的『出脚漢』亦許是實現生活裏所不能有的，他亦並不願現代社會都成出脚漢，然而他的抗議却祇有借那出脚漢之口高呼出來——已經穩定的資產階級文化早已完全喪失當年反抗貴族制度的精神，『將來的世運在無產階級手裏了！』所以高爾基的反對市儈主義比柴可夫激烈得多。』

高爾基的英雄許是實現生活裏所不能有的，但却有十分的真實性。我們與其說高爾基反對市儈主義，不如說是那班帶着強烈人性而

被社會排擠壓迫的下等人反對市僧主義！我們與其說高爾基的抗議祇有借那些出脚漢之口高呼出來，不如說那些出脚漢的抗議祇有借高爾基的筆高呼出來！啊，一個捉着時代受壓迫者的靈魂的作家是多麼令人佩服的人物啊！高爾基的英雄，嘴上並不掛着「革命」，然而身上却充滿了反抗的精神。高爾基的英雄，並不會甯靜地思索些什麼人生哲理，但是實現的生活却教給他們豐美的智慧，當他們——那種被排擠的下等人用着樸質的俄羅斯式村話說出他們的智慧時是多麼可愛啊！

在伙伴收尾時：

『正像從前那樣，』易非莫失加悲哀說道。

『只是時光已變了，』杜失可夫說道。

『唉，生命強似品性。上帝啊，她如何地把你毀了。』

『現在仍然沒有決定到底兩者誰存呢！她或是我，』杜失可夫笑道。他們默靜了一會。

『哦，上帝啊，維克！你多麼輕爽地領受這一切啊！』

『當然的！爲什麼不？什麼事情完了就永遠過去了啊！』杜失可夫含哲意地說道。

最後，應該聲明的是這篇序是接萬孚言此冊已付印的信後二日內寫成的。我久想寫篇東西介紹高爾基，但現在倉促之間，沒有找着什麼參考書。手頭所能有的只有一九二八年的『Who's Who』蔣

光慈編的俄羅斯文學，鄭振鐸編的俄國文學史略，契加夫 Chelkash 的英譯者序，一九二八年的北京導報 The Peking Leader。甚感事實缺乏之苦。序中所記之事有錯誤與遺漏處，尙希愛好高爾基者指正之。

一九二八，七月十四，法蘭西

革命紀念日朱溪記于北平。

目 錄

| | |
|------------------|-----|
| 草原上····· | 一 |
| 伙 伴····· | 三九 |
| 一個秋夜····· | 八三 |
| 我們二十六人同另外一位····· | 一〇七 |

草原上

我們離開白瑞可甫 *Parokop* 時精神壞惡到極點——饑餓得像狼一般，惡恨世上一切。花了十二小時的工夫，我們用盡我們的聰明與本領到處去設法賺點東西，或是偷點東西，等到最後我們自信這兩個法子都是萬難成功的時候，我們就決定還是向前走吧。走到那裏去呢？不過只是向前走而已。

這個決定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而且我們還決意走不論走到什麼地方去都行。我們最近所過的不過是這種生活的起首，我們雖是沒有把

自己高聲表示出來，但在我們憤怒的饑餓的目光中儘可以看出我們的言語了。

我們一共有三個人，三個人都是最近在德尼白Dnieper的河岸上一個名叫克爾孫的小客寓裏才彼此認識的。我們之中有一個從前當過火車兵隊的兵丁，隨後又做過波蘭鐵路上的高等修路員；他長着紅頭髮，有一雙冷酷的灰眼睛，他是一個強壯的傢伙；他會說日耳曼話，他對於監獄中生活情形知道得很詳細。

我們這位朋友，因有某種理由，不很喜歡說他過去的事情，的確的我們彼此都互相信得過；至少在浮面上我們彼此相信的，因為私地下我們自己都沒一個信得過自己的。

當我們第二個同伴——他是一個憔悴的矮人，有一副老是懷疑地緊合着的小牙齒——我說，當我們第二個同伴自述時候，他說他從前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我同那位兵丁都把此話信作事實。其實，不管他從前是個學生，是一個村長副官，或是一個賊，我們都是一樣看待。我們知道的就是初次相識的時候，他與我們同在一條水平線上——換句話，就是他也是正在饑餓着，受鎮上警察特別的注意，是村裏農人所懷疑的人物，用一只無力的，窘迫的，饑餓的野獸的恨心來恨世人，而且存心向全人類報仇。總而言之，他完全同我們是一類的人。患難是黏緊人性，連背馳相反的人性都在內，的是最牢固的泥膠。我們目下自信都是在患難之中。

我是第三人。我早年養成溫和的皮氣使我在我們當中說不了便宜自己的話。又不願顯拙直無能，所以對於委曲我的地方我總緘口不語。但是爲了記述我的品性起見，如你願意，我要補說我向來以爲自己比別人好一些，直到現在我還是仍然保留這樣的意見的。

如此，我們離開白瑞可甫而向前走去，我們那日的目的地是恰盤人 Charbins（南俄的牧人——譯者按），在那些人中往往可以討得一點麵包，那些人很少將漂泊者空手趕跑的。

我同兵丁并走着，『學生』在我們後面蹣跚着。在他肩頭上掛着一件好像是短褂的東西；他頭上戴着一頂剪小的寬邊帽子；他的瘦細的腿上緊緊蒙着一條滿是補貼的灰色小袴子，他在途中拾着一只長靴

的統身，他已從衣服的裏縫處撕下布條把這靴統扎在下腿上。他稱這種用法叫做無底鞋，他無語地蹣跚着，踐起許多塵灰，綠色的小眼睛四面窺視着。這兵丁穿着一件紅毛褂，這紅毛褂他自己說是在克爾孫『他自己的手賺來的』；褂外他穿着一件綿背心；他戴着一頂褪色的軍帽，他的戴法是依規例上所戴的『上面的薄片遮在左額上』；他小腿上穿着下垂着的襪統子。他赤着脚。

我身上也有衣服，也是赤脚的。

我們向前走着，我們四面都是壯偉的，廣蔓的草原，蓋在炎暑的無雲的穹蒼之下，看去好像在我們面前擺着一個大食盤一般。塵土的小道在牠上面穿切過好像一條長緞帶，小道滾熱燙我們的脚。東一塊

西一塊地有糟蹋過的苞蘿，毛萋萋地十分像那兵丁的久遠未修的雙頰。

兵丁走着，一面粗音地唱着：

『如此，哦復活聖節啊，

我們讚美你的聖名嘍。』

他手肘下夾着一些像軍隊教堂的執事的公文的東西，他知道許多斷片的禮拜規例，無論何時只要我們話頭一轉到這上頭去，他老是誣罵這些東西的。

我們前面地平線之處漸漸聳起一些色線迷糊的淡影，那色影漸漸由衰落的丁香花轉成石竹桃色。

『這很明顯的是克里米 Grimean 的山峯』，「學生」乾聲說道。

『山峯嗎？』兵丁叫道，『看見山峯現在還早着呢。那是雲彩——雲彩而已。你看不見嗎——那正像牛奶酸莓呢。』

我以為如果那真是雲彩而含有牛奶酸莓，那可真是可取的好東西了。這忽然喚醒我們的饑餓——我們過那些日子中的魔鬼。

『遇見鬼啊！』兵丁吐口痰咆哮道，『如果我們能遇見一個人啊！這兒一個人也沒有！我們要像冬天的熊一般了，只是舐舐自己的爪掌。』

『我本說我們該向有人煙的地方去。』「學生」教訓地說道。

『你本說，是啊！』兵丁立時火起來，『說——你們學生都只知

夜色朦朧

道說！左近那裏是有人煙的地方呢？魔鬼知道那兒是的。』

「學生」默然無語，只是緊緊把嘴唇合着。日將落山，地平線上的雲彩的顏色千變萬幻，那是無論什麼文字形容不出的。空氣中含着泥同鹽的氣息，這乾燥的開味口的氣息更激起我們的食慾來。

我們肚裏有一種啣吸的知覺，一種奇怪的難受的感覺。好像覺得周身的筋肉中的汁髓都一點點滴了出來——滴到什麼地方去再蒸發了，于是我們的筋力都失了彈力了。嘴裏同嗓子裏都充滿了一種棘刺的乾渴，頭裏十分矇矓，黑星在目前閃動起來。有時這些黑星形成熱滾的肉片——資養的牛肉。回憶給這種『過去的無聲息的情景』原有的香味，那時我們肚裏就像有一把小刀在劃絞一般。

雖是如此，而我們仍然前走着，互相說說各人自己的感覺，側斜地怒視我們周圍，心想或許我們可以看見一間羊欄，又靜聽着有無韃靼人用「阿爾巴」Arba（克里米所用的一種二輪車——譯者按）運水菓到阿爾米尼亞的Armenian市場去的車輪發出的尖軋聲。

但是草原上只是荒涼寂靜而已。

在這難過的一天的黃昏時，我們三個人一共吃了四磅黑麥麵包，五個瓜，走了大約三十五英里——我們所進的抵不上我們所花出的啊！——到白瑞可甫市場區去睡覺後，我們餓醒了。

「學生」勸我們不要躺下睡覺，當夜黑裏我們好去從事……但是在有次序的社會裏說到干犯財產屬有權總是件不對的事情，因此我只

得不說了。在我就是于自己有利益我對於別人也是願意公正而不肯粗暴的。我知道我們這文明的人們，一日比一日更是心軟了，就是他們握着他鄰人的項頸很明顯地存心要勒他，他們也做得十分溫和，他們要依着境況所許可的禮式。我自己項頸得來的經驗令我察出這種道德的進步，我所以很高興地自信說，這世界上件件東西都是向着完美上面發展去的。我們可以拿每年監獄，酒店，下處……的增加來說這驚人的進步是一年比一年建築得更其穩固。

如此，吞着飢餓的口涎，想法用朋友的談話來壓制着肚裏的劇痛，我們仍然在這荒涼的寂靜的草原上向前走着——在落日的美麗的彩光下走着，心中老是希望着有這樣或是那樣的事物發生出來。在我

們前面是將落向那雲彩裏去的夕陽，我們後面同兩旁的草原向天上升起一種鴿白色的霧氣，把那可厭的地平線顯然不動地固定出來。

『弟兄們，我們拾點柴火做起個火堆吧，』兵丁從道上拾起一塊木頭說道：『我們得在草原上過夜了，露水將要下了。……牛糞，小樹枝子——無論什麼！』

我們四散開來，各去拾枯草以及一切可燒的東西。每次我們彎身向地時，立時熱烈地想整個兒躺下去——躺下去不動再吃着這肥膩的黑色東西——儘量大吃一頓，直等到吃不了時再閉眼睡去。只是吃啊！如果以後我們永遠睡着啊！吃着嚼着，感覺那熱的咬爛的東西漸漸地從我們口裏經過食管經過食道再走到我們那餓極的肚裏啊。

『如果我們能找着一些草根或是別的啊！』兵丁嘆道，『有的草根是可以吃的，你知道。』

但是在這黑色瘦瘠的泥地上並沒有草根。南方的夜黑得非常快，最後的一道陽光還沒消失而藍天上的星星已經閃耀了，我們周圍黑影漸漸地愈來愈厚，全草原都浸在一種無物的空虛當中。

『弟兄們，』「學生」說道，『前面靠左邊躺着一个人呢。』

『一个人？』兵丁的聲音很是懷疑：『他躺在那兒有什麼可幹的呢？』

『前去問他；他如果躺在草原上他就一定帶有麵包的。』「學生」解釋道。

兵丁向那躺着人的方向看去，吐口痰決斷地說：

『我們去他那兒吧！』

只有「學生」那副尖銳的綠眼睛可以看出那路左邊大約五十尋外地上突起的黑物是個人。我們向他走去，快快地在耕過的土塊上踐過，我們覺得這對於食物新生的希望使我們的饑餓更是銳利起來。我們已經走近他了。那個人一點不動。

『或許這不是一個人啊！』兵丁把我們大家的公同意見用話說了出來。

但是我們的懷疑當時就溶解了，因為那堆黑物忽然動了起來，形體漸大，我們看見果然是個活人，現在跪在地上一支手向我們伸指

着。

他沈重地戰栗地向我們說道：

『再走一步——我就開槍！』

幽暗的空氣中機關尖尖地響了一聲。

我們當即站住，好像聽見命令一般，默靜了幾分鐘，這不順意的奇遇使我們啞然無語。

『你野獸！』兵丁高聲叫道。

『噯，我沒有過！』「學生」反省地說道，『帶一把槍走路，這很顯然的是個不錯的人啊！』

『哎！』兵丁叫道，『胆子也不小呢。』

那個人的姿勢一點不動，仍然是默靜無聲。

『咳，你在那兒吧！我們不用近你……只是給我們一些麵包。帶着有嗎？看基督面上給我們一點——被咒詛的人啊！』

兵丁最後的幾個字，自然地是在他牙齒間哼出來的。

那個人仍然默無聲息。

『你聽見了嗎？』兵丁火怒地失望地叫道，『求你給我們一些麵包啊！我們不走近你——擲給我們。』

『好吧！』那個人單略地說道。

他或者儘可以說『我親愛的弟兄們啊』；如果他真的說了這句基督徒的話，這種最神聖的最純粹的感情也不會像這粗簡的『好吧！』

能激動我們，能開化我們的。

『不要怕我們啊！』兵丁柔和地說道，臉上微笑着，雖是這個人不會看見他的微笑的，因為他至少離我們有二十步。

『我們都是好人……我們是從俄國丘古般 Kubin 來。在路上把錢丟了，糧食也都吃完了，現在我們已是兩天沒有嚐一點東西了……』
『接着吧！』那個好人說道。他的手一擲，一塊黑東西向我投來落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塊土塊上。「學生」趕去拾起。

『再接着——接着吧！再沒有了！』

「學生」拾起這塊禮物後，看去有四磅陳腐的麵包。這麵包曾經埋在土裏過，而且已經很陳腐了。第一塊吸住我們的注意力，第二塊

使我們更是高興。陳腐的麵包比新鮮的更好，陳腐的麵包水分要少些。

『這樣——這樣——這樣啊！』兵丁說着，把注意力集中于分麵包上。『等等！我想這公平一點！學生，你的上面應該拆一點角下來給他』——他是說我——『他的太小了。』

「學生」不言不語，把他的一份麵包上折下一兩重的一塊。我攪取過來，塞進口裏。

我開始嚼着，慢慢嚼着，很難節制牙牀的抽動，那牙牀正要把石頭都磨成細粉了。當我感覺到我的食管的跳動，漸漸地把食物流運下去時，我得到一種極銳利的快感。一口一口地、滾熱地不可解地美味

難形容地終歸到了火燒一般的肚裏了，好像立時就變成血與筋肉一般。這一種奇怪的，平靜的，生動的快感與肚腹的充實成比例地溫慰着我的心，我那時的情形就好像半睡着一般似的。我忘了那些饑餓時代的倒楣日子了，我忘了我的同伴也正浸在這種我自己正在經驗着的狂悅之中了。

當我把手中最後的一塊塞進嘴後，我覺得一種十分再須要一些的慾望。

『他身邊一定還有——咒詛者加禍于他啊！——一些脂油或是一點肉。』兵丁叫道，他坐在我對面的地上用手抓着自己。

『一定的，因為麵包上有肉味兒……是的，我信他還有麵包。』

「學生」說道；他又平靜地接着說，「如果只要他沒有一把槍啊！」

『他是誰呢？我奇怪。』

『一個鄙漢！』兵丁判定地說道。

我們緊擠着坐在一起，向我們那有旋輪手槍的施主的方向遙望着。那一邊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一點動靜。

夜的黑暗聚集在我們周圍。草原上是十分的寂靜；我們彼此聽得各人的呼吸。不時有 *Suslik* (*Suslik* 是草原上一種無耳的齧鼠——譯者按) 的嘯聲……星星，天上光明的鮮花，下照着我們……我們還想再吃點東西。

我可以榮耀地說——在這奇怪的黑裏當時我不比我的同伴好也不

比我的同伴壞。我勸他們起來向那人走去。我們無須乎驚動他，但是在他手中有可吃的東西我們可得把牠吃盡。他會開槍的——讓他開好了！我們三人中躺倒的只會有一人而已，而且就是這個真是不幸躺倒，一粒輪旋手槍彈也不會結果了他的。

『我們去吧，』兵丁說道，一跳立了起來。

「學生」站起來慢慢的沒有兵丁那麼快。

我們于是走去；幾乎是跑了。「學生」跟在後面。

『同伴啊！』兵丁斥責地叫道。

我們聽見槍機一響。頓時發出一道火光，與振響之聲。

『沒有事了！』兵丁高興地叫道，他一跳就跳到那人面前。『現

在，你這魔鬼，我可得同你算帳了。』

「學生」投身于那行囊之上。

「這魔鬼」倒在地上，伸張開他的雙手發出一種喉管閉塞着的聲音。

『這是什麼鬼事！』兵丁伸起腳來踢這人一下驚異地叫道。『他爲什麼那樣呻吟啊？咳！咳！這是怎麼回事啊？你是自己開槍打了你自己嗎？』

『這兒是肉同一些油煎餅與麵包——全有，兄弟們！』「學生」的聲音極高興的叫道。

『但是他爲什麼這樣痛苦呢？他剩得最後一口氣了！來吧，我們

吃吧，朋友們！」兵丁叫道。我已從他手中將輪旋手槍取下，他現在停了呻吟不動地躺着。子彈盒裏只有一粒子彈。

我們又吃着——默靜地吃着，那个人也默靜地躺在那兒，一絲不動。我們一點不去注意他。

「兄弟們，我想你們如此都只是爲了麵包的原故嗎？」忽然一個粗燥的戰栗的聲音叫道。

我們大家都吃一驚。「學生」猛吞了一塊下去，彎身向着地面咳嗽起來。

兵丁嚼着濫罵起來：

「你這狗東西！當心我把你當塊木頭來劈啊！或是你願意我們來

活着剝你的皮嗎？我們要糶，牠就是我們的。閉住你的嘴，你這污鬼！好事情！帶着槍出來走走再向好人開槍！你這魔鬼咒詛的東西！」

他一面吃着一面毒罵，爲了這個原故他的罵失了牠的表情與力量。

『等我們吃完了，再來同你算帳。』「學生」心術不正地說道。

那時在黑間的沈靜的空氣中發出一種驚嚇我們的悲傷的聲音。

『兄弟們……我如何解說呢？我開槍是因爲我嚇怕。我現在是從新阿早 New Athos……到司莫蘭斯克 Smolensk 政府去……哦，上帝啊！我得了熱病……病得像受日光火燒一般……我苦哎！我離阿早時已經有熱病了……我正在做木匠的工作……我的職業是個木匠……家中有妻

子同兩個小女兒……有三四年我沒有見她們了……兄弟們，……你們知道一切的！」

「我們在吃呢，不要討厭。」「學生」說道。

「我如果知道你們是平和的好人……你想我會開槍嗎？而且又在這草原上，又是黑夜裏，兄弟們，你們一定不能說我開槍是有罪吧？」他說着哭着，說的更準確一點他是在驚恐地戰栗地哀哭着。

「他是个守財奴！」兵丁輕笑說道。

「他身邊一定有錢。」「學生」說道。

兵丁霎眼望着他，微笑着。

「你多麼銳敏啊……我說，把柴火給我們些，我們點着睡覺。」

『如何對付他呢？』「學生」問道。

『魔鬼惹他！他愛同我們一同烤火就烤罷了——什麼？』

『他會跟我們的！』學生搖搖他那尖頭。

他去取我們先前揀好的柴火，摔在木匠的左近，把柴火點着，不一會就生着一個火堆了。火堆在這無風的黑夜裏安靜地燒着，照亮我們周圍一點地方。我們很難睡着，雖是吃了不少，我們還想再吃點晚飯。

『兄弟們！』木匠向我們叫道。他躺在三碼外，我覺得他不時在輕輕說着什麼似的。

『噢！』兵丁答應道。

『我能來你們那兒嗎——火堆那兒？我將死了……我的骨頭全碎了。哦，上帝啊！我看得很明白我是不能活着回家了。』

『爬過來吧，』「學生」決斷說道。

很慢地，好像怕丟了手或是腳，這木匠向火堆爬來。他是一個高的憔悴得怕人的人，周身好像都在抖着，他那雙大的幽暗的眼睛在說着他所受着的苦痛。他那繃摺的面上非常瘦，照在火堆的光中發出一種黃色的，土色的，死人色的氣色。他仍然在戰栗着，激起我們那可笑的憐恤心來。他那長瘦的手向火堆伸出，摩擦他的瘦的手指，慢慢地疲倦地捏着手指的骨節。最後我們都禁不住地望着他。

『你怎麼這般憔悴，你爲什麼自己步走呢？——爲的省錢嗎？』

兵丁粗暴地問道。

『他們也是這般勸我……不要走水去，他們說，走克里米亞好——因為空氣好，他們說。囉！我走不了了。我將死了，禽鳥會來啄剝我的骨頭，誰也不知道我了……我的妻了……我的小女兒會老等望我回去……我寫信告他們的……草原上的雨水會淋洗我的骨頭……上帝啊，上帝啊！』

他像隻傷了的狼一般咆哮着。

『哦，魔鬼啊！』兵丁發怒叫道，站了起來。『你多麼假哭啊！你不能讓人家安靜嗎？你將死嗎？好，你死得了，管住你的舌頭……你于誰有用呢？閉口不准說！』

「給他一木棍吧，」「學生」提議道。

「躺着睡吧！」我說，「你若想在火堆旁，就別嚷。實在的，你知道。……」

「現在你已聽見了，」兵丁粗野地說道，「請你自己明白。你以為我們要憐恤你要注意你，因為你擲麵包給我們，並且還向我們開槍，你以為爲嗎？你這惡臉鬼啊！若是別人就會……噫！」

兵丁說完就不說地直躺在地上。

「學生」早已經躺下了，我也躺着。那驚恐的木匠自己縮成一團，向火堆徐徐爬來開始默靜地凝望着牠。我躺在他的右邊，清清楚楚地聽見他的牙齒戰栗地發出的聲音。「學生」躺在他的左邊，把自

已滾成一球後好像立時就睡着了。兵丁把手填在腦後，面向上的躺着，望着天。

『這是多麼好的黑夜啊？多麼多的星星！多麼暖和啊！』他說道，稍轉向我。『多麼好的天——一個牀頂，不是天。朋友，我愛這種漂泊的生活。這種生活固然是饑寒交迫，但是有時却也同空氣一般的自由……你上邊沒有管你的人……你是你自己生命的主人……雖是你把你的腦袋咬下來，也沒有人能向你說一句話。……這是很好的，這幾天來我十分饑餓，十分生怒……而現在我躺在這兒好像一點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只是望着天……星星向我閃目；好像他們在說：這是怎麼回事啊，拉古丁？走去知道事物，在這世上不要做誰的下民……』

這就是你……我的心很快樂。你怎樣啊，木匠？不要生我氣，也不要恐怕。我們吃完了你的麵包，我知道，但是這沒有關係的；你有糧食我們沒有，所以我們吃了你的。你是一個野蠻的東西，你出來開槍打人。你不知道槍子可以傷害人嗎？方才我十分怒你，如果不是你病倒了，我一定要重重毆打你一頓，兄弟。至于說到麵包——明天你可以回到白瑞可甫到那兒買一些……你有錢的……我知道……你得熱病有多久了呢？」

有好半天在我耳旁我聽見這兵丁粗低的語聲與那木匠戰栗的聲音。夜色十分幽暗，幾乎是深黑了，地上什麼東西都看不見，一陣潮溼的薰風從牠懷中湧出。

這是黑一色的夜間，火堆上散出一種使人快活的暖氣。我的眼睛不自覺地閉了起來，而在眼前，好像在幻景中一般，浮過一種溫慰的澄清的東西。

『起來！醒來！我們走吧！』

我驚恐地睜開眼睛，趕緊站了起來，兵丁猛勁地拉着我的手膊幫助我立起來。

『起來，放出點神氣來呀！開步走！』

他臉上嚴肅而且忱憂。我四周一望。日頭已經起山，牠的玫瑰色的光線已經照在木匠那不動的烏藍色的臉上。他的嘴張着，牠的眼珠

從眼巢中賊了出來，呆木地驚恐地凝視着。他胸前的衣服全撕了，他不自然地，破毀地躺着。「學生」的踪影沒有了。

「好，你看足了嗎？……來吧，我說！」兵丁激烈地說道，拉着我的衣袖。

「他死了嗎？」我問道，在這清晨的新鮮空氣中戰栗起來。

「一定的。他許會勸了你……你許會也死了。」兵丁說道。

「他！誰呀？「學生」嗎？」我問道。

「噫，還有誰呢？不是你吧？我想你也不會說是——我？噫，你的好書蟲子！他很伶俐地結果了這個人……將他的同伴留在難中。如果我早想到這一層，昨夜我就會把這「學生」殺死了的。我一下就會

把他打死……我一拳打在他的前額上，世上從此就少了一個壞良心的人。看看他所做的事情，把這事情記住啊！現在我們得前走，使沒有人看見我們在草原上。你懂得嗎？鎮靜下來，我們今天看見這木匠被人謀財害命。我們得去尋找我們的弟兄……看看他向何方去了，他到那裏過夜的。咳，設想他們捉着我們……雖是我們身無一物……除了他的旋輪手槍放在我懷包裏！」

『扔了牠，』我勸兵丁說。

『扔了牠嗎？』他想想說道，『這是一件貴重的東西啊。而且，他們許不會捉着我們的……不，我不扔牠……有誰知道這木匠帶槍呢？我不扔牠……牠值得三個盧布呢……裏面還有一粒子彈。我是如

何地高興把這一顆子彈射進我們那親愛的同伴的耳內啊！我不知道這狗子偷去了多少錢？願他受咒詛啊！」

「木匠還有小女兒呢！」我說道。

「女兒嗎？什麼？……咳，她們會長大的，又不用我們去替她們找丈夫；她們又不想到我們……我們快走吧，兄弟。我們向那裏去啊？」

「我不知道……在我看來，那裏都一樣的。」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也是那裏都一樣的。我們向右邊去吧……海一定在這邊。」

我們向右邊走去。

我轉身回頭看看。離我們遠處在草原中蹶起一小黑堆，日光照在

那小堆上。

『你是看看他還爬不爬起來嗎？不要怕，他不會起來追我們的。』
這位學生顯然的是做個一兩次欺詐的事情的，而且做得很好。咳，他很巧妙地把這事情放在我們身上。他還是我們的同伴呢！啊，兄弟！人是變壞了。一年比一年變壞了！』兵丁憂愁地說着。

草原上默靜而且荒涼，浮滿了光明的朝陽，在我們四周蔓延而去，直到地平線處與天相接，牠是如如此的光明，友善而且眩耀，好像覺得在這碧青的穹蒼之下，在這廣漠的自由的大地上，簡直是沒有一點黑暗的邪惡的事情存在的可能的。

『覺得餓嗎？兄弟？』兵丁說着，將他的 Makharba（農人用的烟

——譯者按）捲成一支煙捲。去又怎樣？」

『問題就是這兒！』

……

說到此處，這口述的人——我在醫院吊牀旁的鄰人——打住他的故事，向我說道：

「這就完了。我同這兵丁很是友善，我陪他走到加耳區Kars District。他是一個有經驗的好人，是一個赤腳漂泊者的真正標本。我很尊敬他的。我們同路到小亞細亞去，然後互相不見了。」

『你有時還想起那木匠嗎？』我問道。

『你看我呢——或是你聽見我才所說。』

『再沒有什麼事嗎？』

他微笑起來。

『對於這件事情我的情感應該如何——你是這意思嗎？他所遭遇的非我之過，正如我遭遇什麼事情非你之過一樣。什麼事情發生都非誰之過啊，因為我們全都一樣——同是同族的野獸。』

伙 伴

一

七月的火一般的日頭眩目地照得斯莫克南 Smolkens，村中的老舊的小屋子都浸在潮水般的日光中。村長的屋頂上更是完全的被日光照着，那屋頂新近用一種鈹的很平的，黃色的有香氣的木板重布過一遍。這一天正是禮拜日，差不多全村的住民都散在街上，那街上長滿了野草，東一塊西一塊地堆着一些土塊。在村長的屋前，聚集着一大羣男女；有的坐在屋的周圍的土墩上，有的坐在空地上，有的站着。小孩

子們在人堆中互相追逐，因此討得大人家的怒罵與批打。

這羣人衆的中心人物是一個高高的，小鬍子向下垂着的人。依着他那肉桂色的，長着密密的灰色汗毛的，密網着皺紋的面相來估量他——依着那污穢的草帽下的灰白頭髮來估量他，這個人總會有五十歲了。他正看着地上，他那大的脆骨的鼻子的鼻孔動着，當他仰起頭來向村長屋子的窗戶望一眼時，就可以看見他那雙大的，鬱悶的，幾乎有點邪意的眼睛；那眼睛深陷在眼潭裏，他的高額陰影着他那雙黑瞳人。他穿着一件棕黃色襤褸的流民的下衣，連膝蓋都遮不完全，用一條索子捆着腰。他的肩頭上背着一只布袋，他的右手持着一根有鐵箍的長杖，左手插在懷中。圍着他的人們疑心地，譏笑地，輕視地望着

他，他們並且還顯然地有喜色，因為在這頭狼沒有在他們羊欄中做惡事之先已經被捕了。他本是走過這村莊，順道走到村長的窗前討點東西喝喝的。村長給了他一點「克瓦斯」(Kvas 俄國人通用的一種酸味飲料——譯者按)，同他談起話來。但是與普通的漂泊者的習慣大相相反，這個過路的回話非常不願意。那時村長向他要公文看，他拿不出公文。他們於是把他扣留下來，決意把他送到縣官那裏去。村長派他的副官叟持司基押送他去，現時正在屋內交代他話，把這犯人留在這人衆當中。

好像釘在一株柳樹的樹幹上，這犯人站在那兒，他的彎着的背脊靠着樹幹。當時在那屋的階級上出現了一個半盲的，褐色臉相，灰白

色楔形的鬍子的老人。他那穿着長靴的脚一步一步漸漸走下階級，他的圓肚在長衫裏抖動着。從他的背後伸出叟特司基那有鬍子的，四方的臉子。

『你懂得嗎，親愛的易非莫失加？』村長向叟特司基問道。

『當然懂得的，爲什麼不懂？我完全明白了。那就是說，我，斯母克南的叟特司基，被派去押送這個人到縣裏去——這就完了。』這叟特司基頓斷地說着，他那種可笑的莊嚴引得大家笑起來。

『公文呢？』

『公文嗎？已經很安穩地藏在我胸袋中了。』

『好的，都對了。』村長滿意地說道，同時很用勁地抓着他自己

的脅下。

『那麼上帝與你同在！』他說道。

『好了，老東西，我們就走嗎？』叟特司基向着犯人說。

『你該給我們來輛車。』犯人答道。

村長笑起來。

『一輛車——車嗎？走吧！我們這兒過路的人都得在田野裏，村莊裏步走的，我們省不下馬來。你得用你的腳走，那就得了。』

『那沒有關係的，我們走吧，老東西！』叟特司基高興地說道。

『你一定不會以為太遠了我們走不了罷？頂多二十俄里，謝謝上帝！來吧，我們走，不算什麼。我們一會就辦妥了，你同我。我們走到時

『你可以休息一下的。』

『在一個冷冰冰的地窖裏，』村長解釋道。

『哦，那沒有關係，』叟特司基急忙說道；『一個人倦時就連在牢窖裏休息也不在乎的。而且，一個冷冰冰的地窖——熱天的冷地窖——你在那裏面一定十分適意的。』

犯人不高興地望着押送他的人；而他却喜歡地和氣地微笑着。

『好了，走吧，可敬的老東西！再會，瓦西加夫里劉失！我們走吧！』

『上帝與你同在，易非莫失加。小心看守着呀！』

『提神些啊！』人衆裏有位年輕的村夫向叟特司基提醒道。

『你以爲我是個孩子，或是別的什麼嗎？』叟特司基答道。

他們開步走了，緊靠着屋旁的蔭影下走去。穿長袍的在前面走，他用着慣于漫遊的野獸的那種痿靡不振，但是很快的步態。叟特司基呢，手中握着那堅實的杖棒，在他後面走着。

易非莫失加是一個身材短小的俄國農夫，雖是短小，但是結實的很；有一個廣闊的，好性情的臉面，臉上長着亂散的鬍子，那鬍子在他那明亮的灰眼睛之下不遠的地方就開始生長。他老是好像對着什麼東西微笑，笑時露着那堅實的黃牙齒，縐着他的鼻子好像要打噴嚏一般。他穿着一件長袍，長袍的下端捆在腰上以免阻礙他的腳，他頭上戴着一頂深綠色無邊椽的帽子，戴在前額上面，同那犯人的草帽很

是相像。

他的同伴獨自前走着，一點不注意着他，好像沒有覺得後面有他一般。他們依着麥田的曲折的狹道走着，他們影子在苞蘿的金色穗間向前移動着。

前面地平線處的藍天下有一片樹林的影子；在他們的左邊是茫茫無邊的田地，在那田地當中遠處的村莊好像黑色的補丁一般，村莊的後面還是茫茫的田園，漸漸迷糊成爲一片藍色的霧氣。

右邊，從一林柳樹當中，伸出一個教堂的尖頂塔，那尖塔是鉛布成的，還未完全鍍好；在日光下閃耀着不能開眼直看。杜鵑在天空中鳴着，麥中的苞蘿花微笑着，天氣非常熱——熱得幾乎不能呼吸了。塵

士從他們足下飛騰起來。

易非莫失加開始覺得煩悶了。他是天生成一個愛說話的人，不能默靜長久的，於是，把嗓子咳了一下，他忽然用種假聲音唱起兩句歌來。

『我的嗓音唱不了這個調子，唱壞了！』他說道，『可是我從前會唱的。那位維申司基的先生常說，「跟着來呀，易非莫失加，」然後我們會開始合唱起來。他真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呀！』

『他是誰？』穿半長袍的犯人問道。

『誰申司基的先生……』

『他是屬於維申司基家的嗎？』

『維申司基是一個村莊的名字，兄弟。這位先生的名字叫做巴弗爾米克海季維失。頭一等的人物。他死了三年了。』

『年輕嗎？』

『不到三十歲。』

『他怎麼死的。』

『憂愁，我該說。』

易非莫失加的同伴偷看了他一眼，微笑起來。

『事情是這麼的，好兄弟。他盡力教，教，教了七年，他就開始咳嗽。他咳嗽漸漸心中忧心起來。你知道忧心往往是飲酒的開始。那時老阿勒克西不喜歡他，當他開始喝酒時，老阿勒克西送報告到鎮裏

去，說這說那，先生已經喝酒了，這成爲一種醜事。鎮裏回信到時，他們另派了一個先生來了。他很瘦，瘦到骨頭，長着一個大鼻子。好，巴弗爾米克海李維夫看見事情弄不對了。他十分操心於是生病。他們從學校中把他送到醫院裏去，五天後他就把他的靈魂交給上帝。這就完了。」

他們靜走了一會。樹林愈來愈近，在他們面前由藍色而轉成青色了。

『我們進樹林嗎？』易非莫失加的同伴問道。

『我們差不多走到林邊了；現在離林還有一俄里半。但是，唉，什麼？你倒不差，好老傢伙。我知道你呢！』

易非莫失加微笑着搖搖頭。

『什麼使你不快呀？』犯人問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呵，呵！我們進樹林嗎？』他說道。

『你是一個傻東西，兄弟。若是一個別人在你的地位他會不問這問題，那是說，如果他聰明一點。另外一個或許就直向樹林走去，然後，……』

『好的！』

『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可以看透你，兄弟，你的主意在我眼中是一根薄小的葦草。不要那樣想，你最好還是棄了那主意，我告訴你，說到那樹林的話。我們得互相了解，我說，你同我。爲什麼，像你這樣的人我可捉三個，我單人用左手就可以治你下來。你以爲我』

怎樣？」

「你以為嗎？我以為你是個傻子！」犯人簡單地表情地說道。

「啊，啊！我猜着你要做什麼了，唉？」易非莫失加勝利地說道。

「你這個稻草人！你猜着什麼？」犯人問道，扭斜地微笑着。

「什麼，關於樹林的……我明白，……我明白當我們走進樹林時你想打倒我——打倒我，我說，你再向田園或是樹林裏逃跑。不是如此嗎？」

「你是個傻子，」這個曖昧的人聳聳肩。「說吧，那時我能向什麼地方去呢？」

『什麼地方嗎？那時你愛去什麼地方就去什麼地方呀；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什麼地方呢？』易非莫失加的同伴或是怒了，或是真個想知道他的押送者猜想有什麼他可以的地方。

『我告訴你，你所選擇的地方，』易非莫失加安靜地說道。

『我沒有地方可去的，兄弟，沒有地方！』他的同伴安靜地說道。

『好的，好的！』押送他的人不信地叫道，並且還搖搖他的手。

『總有地方可以去的。地球大的很。在地球一個人總有他的地盤的。』

『但是你是什麼意思？那麼你真要我逃跑嗎？』犯人希奇地問道，微笑着。

『你逃吧！你真太好了！這還不成嗎？你逃了，你不下獄，獄中的空位自有別人來代你！我也得被鎖起來的。不成，謝謝你吧，我對於這個有點意見。』

『你是一個有福分的傻子，你是……你好像是一個好農夫。』易非莫失加的同伴嘆氣說。易非莫失加對於同意他的話並未猶疑。

『的確的，他們有時叫我做有福分的，真的我是一個好農夫。重要的原故是因為我的腦筋簡單。別人狡猾地做作地過着日子，但那對於我算什麼呢？我在這世上獨靠自己一人。做假——你終歸要死；誠

實——你也是終歸一樣要死。所以因此我常是直心眼，這更好。」

「你是一個好人！」他的同伴冷淡地說道。

「怎能！我一人活在世上何必使我的靈魂做欺詐事情呢？兄弟，我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人。我愛怎麼過活，就怎麼過活，我活一輩子，我自己是自己的法律……好的，好的！但是說！他們把你叫做什麼名字？」

「什麼？好的——叫易凡易凡諾夫。」

「如此！你是教士一流的人或是別的呢？」

「不是。」

「真的嗎？我以為你是教士人家的呢。」

『因為我穿得像嗎？』

『穿得像。你真像一個逃跑的和尙或是一個解職的教士。但是，可是你的面相却不像。依你的臉面我想你是個兵丁。只有上帝知道你個什麼樣的人啊。』易非莫失加於是察看了這漂泊者一眼。這漂泊者嘆了口氣，戴正帽子，擦擦他那出汗的前額，問叟特司基道：

『你吸煙嗎？』

『啊呀！求你寬容！我吸，的確，我吸煙。』

他向懷內掏出一隻油膩的煙袋，低下頭去，但是脚步並不停住，將煙裝進那土製的煙斗。

『這兒，你吸吧！』犯人停住下來，湊着押送他的人擦着的火

柴，吸起他的雙頰。一縷青煙升騰空中。

『好的，你家裏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城裏人嗎？』

『紳士！』犯人簡單說道，向着道旁一棵日光照着的苞蘿吐口

痰。

『唉，唉！有意思！那麼你怎麼不帶一張護照如此漂泊呢？』

『這是我的脾氣！』

『呵，呵！有趣味的故事！你家紳士不常過着這種狼的生活吧？』

你是一個窮人，你是的！』

『好吧——不說了！』這可憐的人無趣地說道。

然而易非莫失加仍然望着這無護照的人，愈來愈好奇心與同情心愈

增加起來，沈思地搖搖頭，接着說：

『啊，是的！如果你想想，你知道命運是多麼同人玩弄啊？對的，這也許全是真的！我知道你是一個君子正人，因為你有這樣一幅威武的身材。你在這種狀態下日子過久了嗎？』

這個威武的身材的人凶惡地望着易非莫失加，把他一推好像他是一束不服貼的頭髮一般，『不要開口！』他說道，『你囉囉嘍嘍地像一個老婦人一般！』

『哦，不要生氣！』易非莫失加平和說道。『我打心裏說出來的；我的心很好的。』

『那麼你好運氣了。但是你的舌頭囉囉嘍嘍總不停止，這我運氣

太壞了。」

「好吧，我不說了，或許——實在的，如果有個人不愛聽你的話時，住口是很容易的。可是，你沒有正當的原故就動怒了。你過着漂泊者的生活是我的過處嗎？」

一東犯人站住不動，牙齒緊緊咬着使得顎骨突出來，他那灰色的汗毛豎立起來像隻刺蝟一般。他把易非莫失加從頭到腳打量一番，眼中發着怒火。沒有等到易非莫失加看見這幅情形時，而 he 已跨開大步走起來了。他仰首望

着，那兒漂浮着杜鵑的啼聲，他齒間吹着嘯嘯，用手杖打着步拍前走着。

他們已走近樹林的邊界。前面立着那黑暗的，不動的樹林——沒有一息聲音從裏面發出來歡迎這兩個旅者。日頭已經落山，牠那斜來的光線映着樹杪，現出金紫彩色。一陣新鮮的香氣從樹林裏吹來，林中幽暗的集中的沈靜使他們產生希奇的感覺。

當一個樹林立在我們目前，幽暗而無動靜，當牠投于一種神祕的默靜當中，每棵樹好像專心在靜聽着的時候——那時我們覺得全林都布滿一種有生命的活物，那活物平時只是隱了起來的；那時你希望地等待着一種偉大的，人類不解的東西顯現出來，用一種偉大的聲音說

着自然與造物者的大神祕。

二

走到樹林的邊境時易非莫失加與他的同伴決意憇息憇息，他們坐在一棵橡樹下的青草上。犯人慢慢地把肩頭上的布袋取下來，冷淡地向叟特司基說道，『你要用點麵包嗎？』

『給我點，我也給你。』易非莫失加說道，微笑着。

他們於是默靜地嚼着麵包。易非莫失加慢慢吃着，不時獨自嘆氣，遙望着他左邊的田園；他的同伴在專心專意地很快地吃着，嚼得很響，眼睛盯在手中的麵包上。田園漸漸暗下來了，苞蘿穗上的金色

早已消失轉成紅黃色了；嶙峋的雲頭從西南方浮來，雲影投在原野上——漸漸從苞蘿田上移向樹林來，那兒坐着那兩個滿身塵土的人影。樹林的黑影也投在地上，這些黑影漸漸使憂愁浮上心頭。

『榮耀歸于你啊，哦上帝！』易非莫失加叫了出來，一面拾着地上的麵包碎片，把碎片放在手掌上舐下肚去。『上帝給我們食物；沒有眼睛看着我們。就是如果眼睛看見，那也是和善的。好吧，朋友，我們在這兒坐一會嗎？你覺得我們那冷冰冰的地窖怎樣？』

犯人搖搖頭。

『是的，這地方很好，對於我有很多的回憶的。那一邊從前是紳士杜失可夫的房子……』

『什麼地方？』犯人快快地問道，向着易非莫失加搖手一指的方
向看去。

『在那邊，在那高地後面。那兒左近的東西都是屬於他們的。他們是左近最富的人家，但是政體改革之後他們就衰落了……有一個時期我也屬於他們的。我們左近的人都屬於他家的。那是一個大門戶。紳士自己，阿力山大尼加的失杜失可夫是一位將軍。他有四個孩子；我不知他們現在成什麼樣的人了。實在說來人們分散就像秋葉被風吹去一般。他們只有一個，易丸阿力山君維失，于今還是安康的——我現在就是把你押送到他那裏去——他是我們縣長。他已老了。』

犯人笑起來。這是一種深沈的，內部的笑法——他的胸同肚都

抖動着，但是他的面上仍然不動，只是從他的牙中發出吠叫一般的聲音。

易非莫失加苦惱地聳聳肩，將手杖移近手旁，問道：『什麼使你不快啊？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什麼——或是，無論如何，事情現在已經過去了；』犯人皺臉地但是很和氣地說道，『但是接着說你的故事吧。』

『唉，你看，是這麼回事的。從前這許多位杜失可夫的紳士現在一位都沒有了。他們有的死了，有的也憂愁起來，于今你聽不見他們說一句話了——永遠不說一句話。當時衆人中特別有一個，他們中最幼的一個……他們叫他維克多……維克……他同我是伙伴。宣布解

放律的時候，他同我正是十四歲。哎，他真是一個好青年——願上帝好好的待他的小靈魂，那真是一線清泉，如果世上有清泉的話！整天快樂地奔流着。我不知他現時在何處呵？是活着或是早已沒有了呢？」

「他真是那般一個好人嗎？」易非莫失加的旅伴平靜地問道。

「他真是的喲！」易非莫失加叫道，「長得又體面，頭腦又清楚，心地又那般的好！哎，告訴你這漂泊的人，如果願意我可以說他是一個成熟的漿果呢！如果你在那時候看見我們一對人啊！啊，啊，啊！我們玩的多麼有趣啊！我們過的日子多麼快樂啊！木球遊戲啊！「易非加呀！」他會如此叫道，「我們去打獵去吧！」他自己有一支

槍——他記名的日子他父親給他的；於是我們去樹林裏過一整天——不，過兩整天，三整天！回家之後他受一頓責罵，我挨一頓打。但是，你看，第二天他又會如此說，「易非加呀！我們去採松菌去罷？」我們射殺成千成百的禽鳥。說到松菌，我們整「包德」(Pods——「包德等于四十磅——譯者按。)地採來！那些被他捕着的蝴蝶同金甲虫，他就把牠們用針刺在小盒子裏！並且他還教我功課。「易非加，」他叫道，「我來教你。」他于是熱心地教起我來。「來呀，開始吧，」他說道：「說A，」我跟着叫「A——A——A！」我們多麼好笑起來啊！始初我把牠當笑話看。一個鄉下人用得着什麼讀書寫字呢？但是他却勸我。「來啊，你這傻瓜，」他說道，「解放律給你自由令你讀書

呢。你一定得學習文字以便知道如何生活如何尋求正義。」當然的，那時候小孩子聽見他們的父母如此說，於是他們自己也如此說起來。當然這都是胡說。真正的學問是在心中的，指示正道的只有心。他于是教我，你看！他如何想法使我專心用功啊！我告訴你，他不給我一點休息。那是多麼的苦煩啊！「維克，」我說道，「我學不了文字。我沒有學習的本領。我的確辦不了。」哦，他如何地惱我呀。有時他用鞭打我——但是他還是要教我！「哦，仁慈點啊，」我會哭道。「那麼學吧，」他說道。有次我離他逃跑了——踉蹌走的——於是大起騷動了。他帶着一支槍整天尋覓我；他許會開槍打我的。他事後告我，「如果那天遇見你，」他說，「我定會打死你的；」他就這麼說！

哎，他是那麼的利害！火一般，不屈的，一個天才者。他愛我的，他靈魂中有的是熱火。有一次我父親用楊枝抽我背脊，維克一看見就跑進我家小屋，於是爭吵起來，兄弟啊！他轉成灰白色，戰栗着，緊握着拳頭，跟着我的父親走進臥房。「你怎敢如此打人？」他問道。父親說，「但是我是他的父親呢。」「父親嗎？好的，父親！我一人打不過你，可是你的背脊會同易非加的是一般的。」他說完這些話就哭起來，於是跑開了。你看這事情怎樣呢，老頭子！他同他的話一樣可靠。顯然地他同領管地房子的僕人說了些關於此事的話。因為有一天我的父親呻吟着走回家來，想脫下他的襯衣，但是已經貼在背上了！我父親當時十分怒我，「我都是喫了你的苦，」他說道。「你是

「一个小人，紳士的走狗。」他重重打了我一頓。但是說我是紳士的走狗是他錯了。我從來沒有做過走狗。他不應該那樣說。」

「不的，你從來沒有做過走狗的，易非！」犯人相信地說道，他周身戰栗一陣。「這是很明白的。你不會成爲一個諂諛者的。」他快地接着說道。

「哎，他真是個好人啊！」易非莫失加叫道，「我愛他的。哎，維克喇，維克喇！他是那麼一個好少年，誰都愛他；並不是我一個如此。他會說幾種語言；我忘了是那幾種了。這一來三十年過了。哎！上帝啊，上帝啊！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好吧，如果他仍活着，他或是在高位置……或時落魄不幸之中。生命真是個可惡的東西啊！牠不

住地煎着，煎着，把我們當中最良善的煎得個不亦樂乎！人們个个消跡了；這真是可怖的很，這對於最後活着的人真是可怖的很啊！」易非莫失加深深地嘆着氣，他的頭垂在胸脯前。默靜了一會。

「你爲我憂愁嗎？犯人快樂地問道。無疑的他是快樂地問的；他臉上現着一種和善的微笑。

「你是一個古性的傢伙！易非莫失加叫道；『當然只有可憐你呀！如果想想，你是誰呢？像你這樣漂泊着，明明白白地在這世界上沒有你的東西——沒有一角，沒有一片你可以說是你的，也許，你做過什麼大罪過——誰知道你是誰呢？總而言之，你是一個不幸的人啊。』」

『是的，』犯人答道。

於是他們又默靜了。日頭已經落山了，黑暗之影漸漸濃起來。空氣中嗅着泥土與花的新鮮氣息，還有樹林中的濕氣。他們默靜地坐了好久。

『憩息在這兒無論如何有多麼好，我們也得走了。我們還有差不多八俄里。起來吧，老東西，我們走吧！』

『我們再少坐一會，』「老東西」央求道。

『好吧，我不在乎，晚上我自己愛在這樹林裏的。但是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到縣官處呢？已經晚了，他要罵我的。』

『廢物。他不會罵你的。』

『我想，你會爲我們說幾句話嗎？』叟特司基微笑着說道。

『我可以說。』

『哦——嚶！』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真會說笑話。他會好好收拾你的。』

『鞭打我嗎？』

『他才殘酷呢！很愛打人耳刮，無論如何，你離開他時你總會已經覺得站不穩了。』

『好吧，好吧，我們同他好好辦。』犯人自負地說道，同時在這押送他的人的肩頭上友愛地拍了一下。

這種友愛態度易非莫失加却不喜歡。無論如何，他總是官家差事，這個犯人不應該忘了易非莫失加的胸前還掛着衙門人員的銅牌。易非莫失加站起來，拿起手杖，把銅牌拉出來，使他完全掛在胸前，嚴厲地說道：

『站起來！我們走！』

『我不走了，』犯人說道。

易非莫失加大受驚訝。繃起眼睛，無語了一會，不懂得他的犯人怎會開起玩笑來。

『起來，不用麻煩，我們走吧！』他比較和軟一點地說道。

『我不走了，』犯人加重地重復說道。

『爲什麼不？』易非莫失加尖叫道，又驚訝又生怒。

『因爲我想同你一起在這樹林裏過夜。來吧，我們燒個火堆呀！』

『我讓你在這兒過夜嗎？我在你旁邊同你打火堆嗎？唉？真有個意思！』易非莫失加咆哮道。但是在他人內心他却覺得奇怪。這個人說了「我不走！」，但是沒有做出什麼反抗的樣子，也沒有爭吵，但只是躺在地上，就如此而已。結局如何呢？

『不要爭吵啊，易非。』犯人冷冷地勸道。

易非莫失加又默然無語地站在犯人面前，兩腳交替地轉換着，睜着眼望着他。犯人老是望着他微笑着。易非莫失加正在默想他應該如

何辦法。

爲什麼這個漂泊者，他一路上都是那般粗暴凶惡，現時怎麼變得如此溫和呢？能否壓到他身上，扭住他的手，在頸上打他兩下，結果這些胡言亂語呢？于是用着他所能有的官調，易非莫失加說道：

『起來吧，你這流氓，動動起來啊！起來，我說，我告訴你，不用怕，起來一同走吧！懂得吧？好的，看！我要打了。』

『打我嗎？』犯人微笑地問道。

『是的，打你；你以爲怎樣呢？』

『是的！易非莫失加克留茲洛夫，你能打我，維克杜失可夫嗎？』

『哎呀！你的玩笑開得太過了，有一點兒太過了，』易非莫失加驚訝叫道；『但是你到底是誰？這是個什麼把戲啊？』

『不要這般高叫啊，易非莫失加！這是你認識我的時候了，我想，』犯人安靜地，微笑地說着，立了起來；『你自己看來對不對呢？』

易非莫失加退避那伸向他的手，張目望着犯人的臉面。然後他的嘴唇顫動起來，整個臉縐着。

『維克多亞力山君維失——這真是你嗎？』他輕輕耳語問道。

『如你願意，我可以給你看看證書，或比證書更好的東西，我述說一些從前的事情吧。我們看——你忘了你如何在藍姆司基無花菓林中陷入狼巢嗎？忘了我如何地攀樹尋鳥巢，顛倒地掛在樹上開玩笑

嗎？忘了我們如何地偷那老快格（Quaker）婦人彼君夫那的梅子嗎？忘了她老告訴我們的故事嗎？』

易非莫失加重重坐到地上難爲情地笑着。

『你現在相信我嗎？』犯人問道，他並坐到他旁邊，望着他的臉，一隻手放在他的肩頭上。易非莫失加無語着。他們周圍已經完全黑了。樹林裏起了一種混雜的低微聲音。樹林中遠處一隻夜鳥的悲鳴還聽得見。樹林上一塊浮雲慢慢移動着。

『好啊，易非，你遇見我不覺得快樂嗎？或是十分快樂呢？哎——天靈啊！你還是像你小孩子時代一般。易非？說話啊，我親愛的老同伴！』

易非莫失加大把他的嗓子清了一清。

『好的，兄弟！啊，啊，啊！』犯人含責意地搖搖他的頭。『怎麼回事啊？你自己不害羞嗎？這目前的是你，五十歲了，而你在這種鬼混的事情上把光陰白送了。拋了牠啊！』於是，把手臂圍在叟特司基肩膀上，輕輕地搖着他。叟特司基戰栗地笑着，最後他開口說道，並不看着他的身旁的人。

『我怎樣嗎？我當然快樂的……你變成這樣子嗎？我怎能相信？你……變成如此！維克——在如此的境况下！在獄窖裏……沒有護照……靠着麵包皮過生活……沒有煙……哦，上帝啊！事情如此是對的嗎？如果比方我是你那樣……而你就算他是一個叟特司基……就是這

樣也令人好受一點啊！現在怎麼了呢？我怎麼能正面看你呢？我對於你老是有個快樂的回憶……維克……你可以想得着的……那時我還痛心呢。但是現在啊！哦，上帝啊！吓，如果我告訴別人，他們都不相信的。」

他說着這些斷句子，凝望着他的脚，不時用隻手抓抓胸，又抓抓項頸。

『沒有告訴別人的必要。請不要說吧……這不是你的錯處，是嗎？不要爲我不安。我有護照的。我不給村長看因爲我不願被那裏的人認識我。易凡哥不會把我放下牢獄的；不僅不如此，他還要助我站立起來的。我要在他兒住些日子，你同我還要再去打打獵嗎？……你

看事情够多巧。』

維克用種大人安慰倔强的孩子說話的音調說着。月亮從樹林中移出來迎接那前來的浮雲，雲端被月光所照，映着珠白色。鷓鴣在苞蘿田裏叫着，左近有隻秧鷄也在啼鳴。夜色愈來愈黑。

『這到是真的，』易非莫失加柔和說道。『易凡亞力山君維失一定會喜歡遇見他的親弟弟，而你當然也要重新做人了。這到也是真的，我們要同去打獵……只是不能與從前完全一樣了。我敢說在你的**一生**你一定做了些事業。這是——**哎**，這是什麼呢？』

維克杜失可夫笑了起來。

『易非莫失加兄弟，我的確**一生**做了一些事情……我花完我的**一**

分產業。我做事情沒有做好，我做戲子沒有做成功，我做過一個木料商的管事，以後我領了一班戲子……以後我與下流人爲伍，東欠債東西債，參入一些曖昧的事情。哎，什麼我都做過——什麼也都失敗了。」

犯人搖搖他的手，善良地微笑着。

『易非莫失加兄弟，我已不是一個紳士了。我總算治愈了那毛病了。于今你同我一同住着。唉，你有什麼意見呢？』

『沒有什麼，』易非莫失加用個窒悶的聲音說道，『我害羞，那就是了。我方才問了你種種話語……無意思的，廢話。如果是個農夫變成如此我能了解的……好吧，我們在這兒過夜嗎？我燒個火堆去。』

『好的！燒吧！』

犯人直躺在地上，面向上，叟特司基走進林中，看不見影子了；那裏面立時發出折枝的聲音。不久易非莫失加捧着柴火走出來，幾分鐘內一條火蛇快樂地在小柴堆上爬動起來。

老伙伴沈思地凝視着火堆，面對面地坐着，輪流吸着一支煙斗。

『正像從前那樣，』易非莫失加悲哀地說道。

『只是時光已變了，』杜失可夫說道。

『唉，生命強似品性啊。上帝，她如何地把你毀了啊。』

『現在仍然沒有決定到底兩者誰存呢——她或是我？』杜失可夫笑道。

他們默靜了一會。

『哦，上帝啊，維克！你多麼輕爽地領受這一切啊！』易非莫失加苦苦叫道。

『一定的！爲什麼不？事情過了就永遠過去了！』杜失可夫含有哲學思想地說道。

在他們後面豎起那啾啾的樹林的黑牆，火堆快樂地爆裂着；火影在他們周圍無聲息地舞踏着，田野上廣布着茫茫的黑暗。

一個秋夜

有一個秋天我恰巧正陷于一種極不快痛，極不方便的境遇裏面。在這我剛剛走到的鎮市上，我沒有一個認識的人，袋中無一文小錢，也無投宿之所。

最近幾天我把身上衣服已經賣光，沒有衣服仍然可漂泊的；我現在正走到這鎮上一個區分名叫『易斯特』的，那是輪船碼頭——，在能航運的那一季這區分是充滿騷動的，忙碌的生活，但是現在却是十分寂靜荒涼，因為現在已經是十月月底了。

我在潮濕的沙上跚蹠着，凝目看着地上，想找一點食物，我在荒涼的屋宇同貨房之間走着，心想如果能吃一頓大飽是多麼快樂啊。

在我們現時的文化下，思想的饑餓是比身體的饑餓容易餵飽的。

比方你在街上走着，周圍看見一些外表美觀的屋宇——你很可以說——屋內的家具陳設亦當是很好的，看見這種屋宇或可激起你對於建築術的意念，或是對於衛生術，或是激起其他聰明的高飄的意念。你會遇見和藹的衣服穿得很清潔精緻的人們——都是很有禮貌的，見你就很機警地把頭扭過去，因為不願看你這幅下賤的樣子活着。是的，是的，一個饑餓的人的腦筋往往是比一個吃得飽飽的人的榮養得好而且比較康健；因此從這情形看來饑餓無食的人到也有好處。

黃昏漸近，天正下着雨，北風刮得十分利害。牠在空棚同店屋中嘯吼着，吹開客店的窗戶，將河水激起浪陣，擊着河岸，又向遠處追逐滾去，暴躁地互相擁擠踐踏着，好像是河水感覺到冬日近在目前，爲怕冰凍的桎束，所以無次序地逃跑起來，因爲當夜這北風許會就給牠冰凍的。天色沈重而且幽暗；細雨迷朦地落着，兩棵衰敗的柳樹同一只繫在這樹根上船底朝天的小船更增加這在我周圍的自然的悲歌的幽鬱。

（仰着被棄的小船的底邊已經破爛，這可憐的老樹受着北風的攻擊——周圍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破毀的，被奪的，沈死的，而上天又流着乾不了的淚珠，……周圍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廢爛的，慘淡的，……）

好像什麼東西都死了，只剩我一人活着，不過死也就在目前等待着了。

我那時正十八歲——正是好年頭啊！

我如此地儘在這又冷又濕的沙上走着，我的牙齒戰栗地發出讚迎饑寒之歌聲，當我正在一只空着的木箱後細心地尋找可吃的東西時，我忽然看見木箱後面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人蹲在地上，衣服被雨淋濕，緊貼在她那下垂的肩頭上。站在她之前，我俯首看她在做什麼。好像她是用手在沙中掘一條深溝——在一只木箱下掘着。

『你爲什麼這樣掘啊？』我問道，屈膝靠近她蹲下去。

她驚叫一聲立時站了起來。她現在站在那兒凝視着我，她那灰色

的睜着的眼睛充滿恐怖，我看她也正是我這般年紀，面相很不醜，很不幸的上面有三大塊青紫處。這三塊東西損害了她的外觀，雖是牠們的大小十分相稱，一塊一塊地一般大小——眼睛下兩塊，稍大的一塊正在鼻樑上之前額。這樣的均等的作品顯然是出于慣于毀壞人面的藝術家之手的。

這女郎望着我，她眼中的恐怖漸漸消去……她拍去手上的沙土，整整頭上的布巾，屈膝下來，說道：

『我想你也想吃點東西嗎？那麼掘吧！我的手倦了。在那邊——她向一個店棚點點頭——』那兒一定有麵包……還有臘腸呢。那店棚還做着生意的。』

我開始掘起來。她看着我稍憇了一會，就坐到我旁邊動手幫助我掘。

我們默啞地掘着。我現在不敢說我當時曾否想到法律，道德，與屬有權，以及那種種別的項目，對於這些規律，在許多有經歷的人的意見都以爲應該一生時時刻刻記在心頭的。希望能把當時真情儘量說出，我以爲我那時專心蹲在那木格貨箱下掘着，什麼東西都忘了，就是除了這一樣事情：箱裏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黑夜已至。周圍灰白色的，濕冷的霧氣漸漸濃起來。浪聲更大了，擊在木格貨箱上的雨點也漸急漸響。左近或是遠處的守夜者開始打更。

『這箱有底沒有呢？』我的助手柔和地問道。我不懂她的話是什麼意思，我默無聲語。

『我說，這貨箱有底沒有啊？如果有底，那我們是掘不進去的。我們已經掘開一條深溝了，可是我們許會掘來掘去還是遇見木板。我們怎能將木板弄下來呢？比較還是打下鎖好；這鎖已經不成了。』

女人很少想出好主意的，但是，你看，有時她們可想得出。我往往重視好主意的，也往往努力使用牠們。

找着鎖後，我一扭就把整個鎖扭下來。我的同伙立時俯身下去像一條蛇一般爬進那大開着的，四方的箱子裏去，她輕輕向我叫道：

『你真是好人啊！』

在目下對於我，女人一半句的讚揚比男子一整首頌詩更是值錢愛聽，即使他比古今一切善言辭者還會說話也無用的。可是彼時，我對於此事沒有現在這種傾向，沒有注意我的同伴的頌辭，我簡單地忱心地問她道：

『裏面有東西嗎？』

用種單調的聲調她在數着我們的發現物。

『一籃瓶子——厚毛皮——一把日傘——一只鐵桶。』

這都是吃不得的。我覺得我的希望消失了……但是忽然她敏捷地叫道：

『啊吓，這兒是了！』

『什麼？』

『麵包……長麵包……僅僅濕了一點……拿去！』

于是一塊麵包擲到我的足下，隨着我的勇敢的伙伴也爬出來了。

我已經咬下一塊，塞在嘴裏嚼起來……

『來，也給我些啊！……我們不能停留這兒的……我們到那裏去呢？』她四面望望……十分黑暗，潮濕而且暴吼的。

『看，前邊有只仰棄着的小船……我們那兒去吧。』

『那麼我們去吧！』我們向那兒走去，拆碎我們的贓物，整大塊地塞進嘴去……雨下得更大了，河水怒吼着；遠近聞得見一種不斷的侮罵的嘯聲——正像有位誰也不怕的大人物在吹嘯，他把一切世上的

法規俗習同這暴厲的北風以及北風中受難者的我們一并吹去。這種嘯聲使我心中苦痛地急跳着，可是我仍然貪婪地走着吃着，同樣這個女郎在我近邊與我并步齊進。

「他們叫你什麼名字啊？」我問道——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

「娜姐香，」她簡單答道，大聲嚼着。

我驚視着她。我的心痛起來；我凝視着面前的霧氣，我覺得我的命運的仇恨的面容在冷淡地曖昧地望着我微笑。

……

雨點不住地敲着船板，沙沙的聲音引起憂鬱的思想，風由船底破孔中吹進來，發出嘯聲，船底的碎裂木板又發出刮辣之聲——一種吵

鬧的沮喪的聲音。河浪擊在岸上，發出一種極單調極無希望的聲音，正像牠們在訴說着一種忍受不了的鬱悶憂愁的事情，那種事情使牠們煩惱到極點，牠們想逃避那事情，但是逃不了，只得在空口訴說一般。雨聲與浪聲混和在一起，在仰棄着的小船上好像漂浮着一口深沈的嘆聲——地球的勞苦的無完期的嘆聲，這外表的改變，從暖和的光明的夏天變到冷濕的秋天好像損傷了地球倦死了地球一般。風儘在這荒涼的河岸與河浪之上吹着——吹着又唱着牠的憂鬱的歌調……

我們棲避在小船之下十分不舒服；那裏面又窄又濕，冰冷的雨水從船底破孔滴下來；冷風又吹進來。我們默啞地坐着冷得打抖。我記得當時我想睡。娜妲香背脊靠着船身，蹣做一小圓團。手抱着她的雙

膝，下顎置在膝上，她不動地睜着大眼睛望着河裏；她那眼睛在那灰白的面盤上顯得好像很大，因為眼睛下有兩塊青紫的原故。她一動不動，這種默啞與凝住不動的情景——我覺得——漸漸使我對於我的隣人生出恐怖來。我想同她談談，但是我不知如何開口說起。

先開口的是她。

『生命是多麼一件應受詛咒的東西啊！』她平白地，心不在然地用種自信的聲調說着。

但是這不算是怨言。這些字語的聲音太冷淡了，不能算是怨言。這一個簡單的頭腦依着她所了解的去思想——思想之後於是開口高聲說出一句結論，對於這結論我也不反駁，我也同意的。因此，我默靜

着，她呢，她好像沒有注意到我一般，仍然不動地坐在那兒。

『即使我們埋怨……還又怎麼呢？……』娜姐香又說着，這一次是安心靜氣地追想地說着，在她的字語中仍然沒有一絲埋怨的聲音。這是很顯然的，這一個人，在回想她一生的遭遇上，她想來想去，結果是自信爲要在這生命的愚弄之中保存她自己，她除了「埋怨」——用她自己的話——而外是一無所能的。

這種思想的清楚的背景令我有說不出的悲哀而且十分苦痛，我覺得如果再默啞一會我一定會痛哭起來了。……可是在女人面前哭却是可恥的，尤其是在她自己都沒有哭的時候。我決意與她說話。

『打你的是誰啊？』我問道。當時我想不出有比這再動情再好的

話。

「巴希加打的，」她沈重地平坦地答道。

「他是誰呢？」

「我的情人……他是一個麵包師。」

「他常打你嗎？」

「只要他酒醉了就打我……常打的！」

忽然地，轉身向我，她開始說着她自己，巴希加，以及他們的互相關係。他是個有紅色小鬍子的麵包師，很會彈小五弦琴。他來看她，她對他很歡喜，因為他是一個有趣的人，穿着乾清的衣服。他有一件值十五盧布的背心，有雙好長靴。爲了這些原故她愛上了他，他成

爲她的「信托者」。當他成爲她的信托者之後他就專事把她的朋友給她的糖菓錢拿去喝酒，喝醉了就會打她；可是打她算不得什麼如果他不當她面前去「跟」別的女孩子。

「你看，這不算污辱人嗎？我並不比別人壞。那意義當然是他輕視我笑我，那個黑心鬼。大前日我向我的女主人請一會假，去他那兒，在那兒我看見底姆加酒醉地坐在他身旁。他也有一半醉了。我說，「你這流氓，你！」他結實打了我一頓。他踢我拖着頭髮把我拉出來。可是比起來這還不算什麼。他撕毀我身上的一切東西——弄得我就同現在一般啊！我怎能去見我的女主人呢？什麼東西都被她撕毀了……我的衣服我的短衣——那是件新的；我花五毛錢買的……把我

的頭巾撕下來……哦，上帝啊！我現在如何是好呢？」她忽然用高聲音悲哀啼道。

北風吼着，愈來愈冷愈噪……我的牙齒又上下跳起舞來，她縮作一團以避嚴寒，緊緊擠着我，因此我在黑暗中可以看見她眼睛的閃亮。

「你們男人是多麼些壞蛋啊！我願把你們全放在爐裏去燒；我願把你們剝成碎片。如果你們有個將死的人，我願吐痰吐他口中，一點也不可憐他。壞蛋啊！你們儘着阿諛，像小狗一般搖着尾巴，我們傻子于是把自己交給你們，于是我們完了！立時你們把我們踐在足下。

……可惡的游蕩者啊！」

她上下咒詛我們，但是她的咒詛並沒有力量，沒有威嚇，對於這些「可惡的游蕩者」也無恨心。她的聲調與她的言詞一點不相諧合，因為那聲調十分平靜，她的音力非常軟弱。

可是她的話給我的印象比許多辯才流利的論世事皆惡說的書籍與演說都深刻，對於那種書籍我讀的也不在少數，早年與晚年都會讀過，就是目下也還讀的。這是，你看，因為一個臨死的人的痛苦比那最詳細的最生動的描寫死的文章是更自然而且有力。

我覺得十分難受——風比我的鄰伴的話更使我難受。我輕輕呻吟着，咬着牙齒。

正當那時我覺得兩只小手膊向我伸來——一只貼着我的項頸，

一只放在我臉上——同時一个枕心的，溫和的友善的聲音這樣問道：

『什麼使你不快啊？』

我幾乎相信問這話的人並不是娜姐香，她方才說男人都是壞蛋，並且願意他們毀滅。但是這是她說的啊，她又開始快快地說道：

『什麼使你不快啊？冷嗎？凍嗎？哎，你怎麼，坐在那兒一言不語像隻梟鳥一般！好，你早該告訴我說你冷啊。來，……：：：躺在地上……：：：把身子伸直我也躺下來……：：：這兒啊！怎樣？你把手臂抱着我！……：：：抱緊一點！怎樣，好嗎？你一會就會暖和過來的……：：：那時我們再背靠躺……：：：夜一會就過去了，看牠是不是一會就過去。我說……：：：你也

喝酒了嗎？……轉轉身嗎？……這沒有關係的。』

于是她安慰我，……她鼓起我勇氣。

我該受三番咒詛喲！在這一件事上看來這世界是多麼詐僞啊！你試想想吧！這兒是我，在這目下的時候莊重地關心着人類博愛的命運，想着改革社會制度，政治革命，讀着種種深奧的書籍，牠們的深奧就是牠們的著作者也知不道底——在這目下的時候，我說，我努力把自已做成「社會的一分動力。」我竟好像覺得已經完成我的目的的一部分；無論如何，我總承認我現在有生存的權利，承認我已有享受我的生命的權利，承認我在這點上已足夠過過日子。可是彼時有个女人正在用她的身上來溫暖我，她是一个不幸的，毀壞的，被糟踏的女

人，她的生命無位置亦無價值，我始終沒有想幫助她直等到她來幫助我，即使我想到要幫助她而我對於她竟不知如何下手幫助。

啊！我幾乎想這一切都是是在夢中一般。——在一個不快樂的，難堪的夢中。

但是，哎！然而我怎能那樣想呢，因為冷雨點正滴在我身上，這女人緊緊貼着我，她的溫熱的呼氣吹在我面上，而且——不管那呼氣裏有一點麥酒氣息——那呼氣對於我是很好的。風怒吼着，雨點擊在小船板上，水浪響着，我們兩人互相緊緊抱着，雖是還在冷得戰栗。這一切是十分真切，而我敢說沒有人能做着一種夢，那夢境有如此的難堪驚人的。

娜姐香儘說着這個那個，很友善地同情地說着，只有女人能如此談說。在她的聲音與和善的言詞之勢力之下我的心中開始焚着一點小火，結果我心中有種東西溶解了。

那時淚從我眼中湧出有如暴雨一般，洗去我心頭許多惡念，許多愚魯，許多憂愁與在那夜之前緊停在心中的許多污穢。可是娜姐香也鼓勵我。

『來吧，來吧，那是可以的，小朋友啊！不要再如此了！那一定行的！上帝要給你二次機會的……你會矯正自己再站在你的應站的位
置的……這一切都會好過來的……』

她親我吻……她給我許多親吻……火一般的親吻……並不爲了什

麼……

這是女人給我第一次的親吻，這些是最好的親吻，因為日後的親吻的價格十分貴，而事實上並不交換給我一點什麼東西。

『來，不要再這樣了，可笑的人兒！明日你若覓不着一个位置我再替你設法。』她的勸導的耳語在我耳中好像在夢中聽一見般……

我們在那兒躺到天亮……

天亮時，我們從小船後面爬出來走進鎮裏去……然後我們友愛地分別了，此後就沒有再相遇過，雖是我到處尋遍尋這位慈善的娜姐香，我同她度過上面才寫的一個秋夜。

如果她已經死了——如果死了于她到是比較好些——祝她安靜長

眠啊！如果她是活着……我仍然說『願她靈魂安靜啊！』並願她肉身的
墮落的意識不要跑進她的靈魂去……因為那會是生命一種不需要的，
無結果的苦痛啊！……

我們二十六人同另外一位

我們一共有二十六人——二十六架關在陰濕的地窖裏的活機器，在那裏面我們從早到晚捻麵粉做餅乾。地窖的窗戶對着一條溝渠，牠張口向着我們的窗戶，溝裏堆滿了一些陰濕轉綠的磚頭；窗戶的外面大部分被鐵格子遮着了，玻璃上停滿了麵粉，日光照不進來。我們的主人用鐵格把窗戶關着，使我們不致于將他的麵食投給窮人，或是投給我們那些流落在外面沒有工做的同伴，沒有工做，當然是挨餓了；主人把我們叫做「船上的奴隸」，他給我們菜飯是用腐爛了的肚臟來

代替猪肉。

我們在那石籠裏，站在那烟燻的，結滿蛛網的大木樑下過着一種氣悶的，心狹的生活。在那糊着泥土的厚牆的裏面的生活真是苦痛難受。清早五點鐘還沒有睡足就起身，六點鐘時我們就愚呆地，死死地坐在長桌後，拿那些我們同伴在我們還在睡夢中就預備好的麵粉來做餅乾。于是一整天，從大早到晚上十點鐘，我們有的坐在桌上搓做餅乾，擺來擺去的坐着以免坐麻木，有的呢，忙着用水調和麵粉。一整天，迷夢地，疲倦地如此過去，蒸餅乾的水鍋中的水哼着，烤師傅的鐵鏟不時從爐子的下面迅速地，含惡意地伸到我們耳邊，當他鏟下那貼在熱磚上的餅乾時。從早到晚，他們在火爐的一角上燒着木柴，火

光熊熊映在牆上好像無聲息地在笑我們。那大火爐就像神話中的怪物的醜惡的腦袋；牠好像從地底直伸出來，張着那滿是火焰的嗓子，向着我們吐熱氣，用牠的前額上那兩個火孔望着我們這無盡期的苦工。那兩個火孔真像眼睛——像一個怪物那雙無情的，無慈心的眼睛；牠們老是烏沈沈地望着我們，好像牠們已經看厭了牠們的奴隸，于是不希望從我們身上看見通人情的事物，牠們用那種世俗的智慧的冷色來譏笑我們。

天天在這痛苦的泥土當中，在這我們破鞋從院裏帶來的灰塵，與那沈重的，臭惡的蒸氣當中，我們搓做餅乾，用我們的汗來濕潤牠們，我們十分厭恨我們的工作；我們從來不吃這從我們手中做出的東西，

我們把餅乾看作黑麵包。坐在長桌的後面，九個人面對面地坐着，天天我們機械地運用我們的手腕同指頭，運用得熟到一絲不用留心我們的動作。我們彼此觀察得熟到每個人都知道他的同伴的臉上的皺紋。我們沒有什麼可談的，所以我們也慣於不談了，直等到吵嘴我們總是默啞的——同人吵嘴很容易，尤其是同一个同伴吵嘴更易。但是就是連吵嘴我們也不常有——一個人如果半死半活地，如果是同一个傀儡一樣，如果他的火性被苦痛的工作弄鈍了，他還能吵嘴嗎？但是默啞只是對於那些話已說完無可再說的人是一個恐怖與痛苦；至于對於那些還沒有開始知道說話的人，默啞是很簡單而且容易的。不過，有的時候，我們也唱唱；是這般唱起的。我們之中有一位在他工作之中或許

像倦馬高嘶一聲，按着就哼起某種小曲，哼着那種聲音往往會減輕哼者心靈上的沈悶。我說，我們之中只要有一個哼着，其餘的人始頭只是靜聽着他的孤靜的歌曲，在這地窖的檐下他的歌曲一明一暗地像在深秋的草野上一點帳幕中的燈火，那時那灰色的天空罩在地上好像低檐一般。現在許會有一個人和着第一個人唱起來，接着有兩個聲音，柔和地，悲愁地會從我們這炎熱的溝渠裏浮上來。於是，忽然有幾個聲音加入唱這歌曲，這歌曲於是像一個水浪一般湧起來，聲音也響亮了，好像擴充了我們這監獄中灰色的厚牆一般。

於是乎我們二十六個人個個都唱起來；我們這不齊的，響亮的音樂會充滿這工作室，而工作室好像容不下這歌聲是的。

歌聲會衝擊着石壁，悲啼着，哀哭着，在這麻木的心中激起一種微痛的知覺，激起心中的舊傷，喚醒痛苦。這羣歌者會深深的嘆起氣來；其中有一位或許出意料外地停住唱而靜聽着他的同伴唱，然後他的聲音又雜和在這聲浪中唱起來。其中又有一位，或許嘆一聲『啊！』再把眼睛緊閉着唱下去。這廣闊的聲浪在他腦中無疑地是像一條闊廣的長道，長極了——一條被日光亮照的長道，而且他自己還在這道上走着。

火爐中的火苗閃動着，烤師傅的鐵鏟重重地鏟着熱磚，水鍋中的沸水哼響着，火光反映在牆上抖動地無聲息地在笑我們。而我們儘在借着他人的語句啼哭出自己的憂愁苦痛，那種受不着日光的活物的悲

痛，那種奴隸的苦痛。我們二十六人就如此地在這大屋的地窖裏過活着，我們的生活十分苦痛，好像上面三層樓正正建築在我們的肩膀上。

但是，在唱歌之外，我們還有一件適宜的事情——這事情十分受我們的敬視，在我們牠是代替日光的。我們上面第二層樓是一個繡花廠，在那許多繡花女當中有一位十六歲的女郎，名叫唐雅。每天早晨她總來到我們工作室的門上的小窗前，她那長着快樂的籃眼睛的紅渾的小蛋臉兒靠在窗上，總用着一個音樂般的，和氣的聲音向我們叫道：『可憐的小囚犯們呀！給我些小餅乾啊！』

聽見這熟悉的聲音我們大家總是頓時回過頭去，好意地高興地凝望着這正望着我們的純潔的處女的光明地微笑着的小小蛋臉。我們望着她那擠在窗口的小鼻尖，望着她那微笑半開的朱唇內的明亮的小牙齒真是一件天天有的快意事情。那時大家定會趕去開門，急忙地互相踐踏着，她然後進來，老是那般光明地欣悅地站在我們面前，她的頭稍向一邊斜點，捻着她的圍裙，儘是微笑着。她那又長又密的栗色的長髮，從她的肩上直懸到胸前。我們這班污穢的，猶惡的，醜相的下賤東西站在那兒仰望着她——門口比地板要高出四級階級——我們應該仰頭望着她。我們會向她道晨安，會用特別的語言向她說話；這些語言在我們好像只是爲她預備的。當我們與她說話時，我們的聲音比平

常的大大溫和，我們的玩笑也不那樣粗野。我們有種與平時完全不同
的，特別的態度——而這一切都是爲她。那烤師傅會從爐裏鏟出一大
鏟烤得最好的餅乾，很巧妙地放進她的圍裙。

『小心不要落到主人的手裏啊！』我們常會如此警告她。而她老
會滑稽地笑着，叫着我們。『再會，小囚犯們！』於是像只小耗子一
般迅快地走不見了。

她走了之後好久好久我們會仍然在高興地談論着她；我們老是說
着那同樣的話，我們清早說牠，晚上說牠，因爲她同我們周圍一切東西
都是同樣的早與同樣的晚。一個人生活在一種永不變的環境裏是一件
極大痛苦的事情，如果這種情形沒有將他的心靈害死，那麼他愈生活

的久，環境不變絕給與他的痛苦愈是大。我們老是那般的談論女人，那種粗野的，可恥的言語聽了真不快人意，由此也可以明白我們所認識的女人是不值得去諷言暗指的。但我們永沒有說過唐雅的壞話。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應許他自己加一絲不潔于她的；不，而且就是連稍鬆的玩笑她也不會聽見我們說過。或許這是因為她從來就沒有在我們當中停留長久；她在我們眼前閃耀一過好像天上一个流星一般；也或許是因為她是那般小巧美麗，而每種美麗的東西就是在粗野的人們當中也可以喚醒一種敬重牠的心意。更有一層原故。雖然我們囚犯般的工作把我們都弄得變成野獸，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到底還是人類，就同一切的人們一樣，我們不能活着而不崇拜這個對象那個對象。我們沒有

比她更好的東西，除了她以外，再也沒有一個人來關心我們這些生活在這地窖裏的人們——沒有一個人，雖然住在那屋裏的人很多很多。最末——這是最重要的——我們大家好像是從自己的心意來奉敬她的，比如，我們送他餅乾；我們自己覺得好像給她滾熱的餅乾是我們的責任，而這事幾乎成爲我們每日向我們的偶像的照例的獻禮；牠幾乎成爲一種神聖的典禮，一天比一天使我們更近靠她。餅乾之外我們給唐雅許多忠告——她該穿暖點的衣服，上樓不要跑太快，木柴不得負過重。她微笑着聽着我們的忠告，用笑聲來做答語，事實上壓根就沒依過這些忠告。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怒她：我們只是示意給她說我們很關心她的。

有時她要我們爲她做各種事情；比如，開那地窖的沈重的大門，劈柴等等，而我們是高興地，不，是榮幸地做她所要我們做的事。

但是，有一次我們中有一位請她爲他補那惟一的一件襯衣，她詼然譏笑道：『下次做什麼啊！你以爲我不能做較好一點的事情嗎？』

我們大笑那個不知趣的東西——此後沒有要她做過事情。我們愛她——這句話說了什麼意思都說了。一個人老是想把他的愛情寄託在某個別人身上，雖然有時他的愛情的重擔會把她壓倒地上，有時他會把她弄污穢了；他會把他的愛情毒死他的鄰人的生命，因爲在戀愛之中他並不敬重那被愛者。我們該愛唐雅，因爲我們沒有別人可愛。

有時我們中這位或那位會談着理由說：『我們爲什麼如此污害這

个少女？她到底有些什麼？咳，我們對於她有點大驚小怪了！』

我可以告訴你，說這話的那人總是結實地受一番譴責。我們希求愛的對象，我們找着我們所希求的了，我們于是愛她；我們這二十六人所愛的是不准干犯的，因為這是我們的聖座，在這件事情上與我們反對的人就是我們的仇敵。無疑的人們常常愛的並不是真正好的；但是現在我們二十六人，同在一只船上，因此我們所認為可愛的我們也要別人敬牠為神聖的。

……

我們的主人在這所餅乾工廠之外還有所點心麵包廠；這麵包廠也是在這所房子裏面，與我們地窖相隔一幅牆；但是那些麵包師——他

們一共有四位——却遠避着我們，以爲他們的工作比我們的清潔一些，因此也以爲他們本身比我們好一些。所以他們不到我們的工作室來，當在院中相遇時老是譏笑地笑我們。我們也不去他們那裏；我們的主人禁止我們去那邊因爲怕我們要偷牛奶餅。我們不喜歡這些麵包師，因爲我們嫉妬他們。他們的工作比我們的要輕一些；他們所得比我們多，伙食也較好；他們有間寬大的，光線充足的工作室，而他們大家都是那般清潔而且康健——正與我們相反。我們大家全都是黃皮瘦骨的；我們當中有三個正在病中，有的受肺病的苦痛，有一個因風濕症而成殘廢的。在他們的節日與暇時，他們穿上厚寬的短外掛，登着軋軋作響的皮靴；他們之中有兩位帶着小手風琴，他們大家一起去

公園踐着；我們去公園時身上只有襤褸的東西，足上是後跟走完的平底鞋，或是棕蓆鞋，巡警會不許我們進去。我們怎麼能夠愛那些麵包師呢？

當時我們聽說他們的監督犯了酗酒，主人把他辭退了，另外新僱來一位，這一位是一個兵丁，穿着一件闊氣的綢緞小衣，在大節日戴着一副金鍊。我們十分好奇地看這闊氣的東西，爲了想一觀他的風采，大家輪流着跑到院中去看他。

但是他自己却來到我們工作室。他踢門一腳，門開了，他立在階級上，門也不關上，微笑地向我們說：『上帝與你們同在啊！你們好，孩子們！』

冰凍的空氣從門外結成雲霧衝進來，在他足下打旋轉，他就高高地站在那兒上望着我們，在他那很精巧的美麗的小鬍子之下，閃耀着他那結實的黃色的牙齒。他的背心的確是件出常的東西——顏色是藍的，繡着花，上面還有一種發亮的東西，襪子是一種美麗的珠子做成的。而那金鍊也正在那兒。

這兵丁很漂亮，身軀很高，非常健壯，臉色微紅，他那圓大明亮的眼睛善良地和氣地清明地望着。他頭上戴着一頂堅實的漿成的小帽，在他那無污點的裹腿下露着一雙時髦的擦的很亮的皮鞋。

我們的烤師傅恭敬地請他關上門。他徐徐把門關上，開始問我們一些關於我們主人的問題。我們搶着告訴他說我們的主人是一個吮血

者，一个趕奴隸者，一个兇徒，一个作惡者；總之是我們所覺得我們的主人的都說了，不過寫在這兒是不可能的。這位兵丁靜聽着，挽着他的的小鬍子，溫和地望着我們。

『我想你們這兒是有好些女孩子嗎？』他忽然說道。

我們有的恭敬地笑起來；有的做着沮喪的鬼臉；有一个明白地告訴這兵丁說這兒有的是女孩子——整打整打的。

『你們自己尋快樂嗎？』兵丁問道，睨着眼睛。

我們又笑了，並不高聲，有的臉上現出爲難的情色……我們有的人是想告訴兵丁說他們也是同他一樣的精神抖抖的人，但是沒有人敢如此說；不，沒有一個人敢說。有一个人哼着示意說：『我們在這地

位……』

『是的，當然，這你們是很困難的！』兵丁自信地說道，仍然是凝望着我們。『你們應該——對的，不像你們現在這樣子。你們的運氣不好；有一個法子支持自己；就是那麼回事——你們知道我什麼意思！女人，你們知道，她們喜歡外表時髦的男子。這男子一定得漂亮——件件東西清潔齊整，你們知道。而且女人是敬仰力量的。你們以為有力量的手腕是個什麼樣，唉？』

這位兵丁從衣袋中伸出手來，把衣袖轉上去，轉到手膊止，將他的手膊給我們看。那真是一只強壯的，雪白的手膊，上面生長着一些金色發亮的汗毛。

『腿同胸都是如此——有許多肉腿，唉？同時，還得穿時髦衣服，有精美的裝飾品。你們看我——女人都愛我！我不去訪她們也不同她們舞眉弄眼；她們却整打地來懸在我頸上。』

他坐在麵粉袋上，儘向我們說如何女人愛他，如何他有魄力地對付她們。他走後，等那門關上後我們長久地默靜着，想着他同他的奇談。過了一會忽然我們大家談起來，大家一致地承認他是一個有意思的人。他是那樣直爽而且有趣味；他來到我們這裏坐下來同我們談話好像他也是我們中一份子一般。向來未曾有過人來同我們如此和氣談話的。我們談着他，討論他將來對於那班繡花女的成功，那些繡花女平常在院裏遇見我們時不是輕視地皺着嘴唇，就是遠避我們，或是向

着我們筆直走來好像壓根沒有我們在她們的道上一般。至于我們呢，當遇見她們時，或是她們從我們窗前走過時我們僅僅飽餐着她們的秀色，冬天她們戴着皮帽，穿着皮衣，夏天戴着插滿花草的帽子，手持着各式各样的日光傘。但是在別一方面，我們自己談論着這些女人的話若被她們聽見了，她們定會羞怒成瘋的。

『但是小唐雅如何呢——我希望他不要污害她呀！』我們烤師傅忽然陰沈地說道。

我們大家都默然無語，這句話很深刻地感動了我們。我們幾乎忘了唐雅了：那兵丁的雄壯的外形把她關在我們腦外。當時一種吵鬧的辯論開始了。有的說唐雅不會因這些東西令她自己降成低賤；有的說

她敵不過這兵丁；最後，有一部人提議如果兵丁示意要引誘她，我們得打斷他的筋骨。於是我們大家決意看守着唐雅與兵丁，勸她留心提防他。辯論於是結束了。

……

一個月過去了。這兵丁照舊烤着點心麵包，照舊同工廠的女人出去散步，常常來我們工作室看看我們，但是關於他對於那些女人的勝利消息他未提及一字。他只是撚着他的小鬍子，舐着他的嘴唇。

唐雅每天早晨來要她的「小餅乾」，老是那樣快樂地，溫和地和氣地待我們。我們想法與她談論那兵丁；她叫他做「睜眼的小公牛」，以及其他種種令我們壯膽的譏笑他的外號。當我們看見那些繡花女那

般奉承那兵丁時我們把唐雅引以爲榮。唐雅對他那種莊嚴的態度好像把我們大家全都提高起來，而我們，她的行動的指導者，竟開始譏笑地對待那兵丁。對於她我們更是愛她，每天早晨我們更是高興地，和氣地與她會見。

但是有一天兵丁來到我們這裏，他稍喝了點酒，他坐了下來，開始大笑着，我們問爲何大笑，他解釋道：

『有兩個女孩子爲我爭吵起來，李德與克利坦，』他說。『她們爭吵得多麼利害啊！哈，哈，哈！她們互相抓着頭髮，滾在地上，一個壓在一個的身上。哈，哈，哈！她們那般撕着抓着，我幾乎笑死了。爲什麼女人不能好好打仗呢？爲什麼她們老是抓呢？』

他坐在橛子上；他是那般健壯，清潔，輕快，那般大笑着。我們默然無聲。無論如何，在那個時候我們不喜歡他。

『不成，我想不明白。我同女人來往的運氣有這般好，直是可笑。只要我一擠眼，而——她已等着我了。這裏面真有鬼。』

他的雪白的生長金色亮毛的手膊，高舉起來重重打在他的膝頭上。他那樣驚異地和氣地望着我們，好像他自己真個被他那與女人來往的好運氣弄迷忽似的。他的圓滿的，微紅的臉上現着一種愉快自足之神色，他儘舐着他的嘴唇。

我們的烤師傅將鐵鏟重重地含怒地在爐裏鏟着，忽然譏笑說道：

『弄倒一棵小無花果樹算不了大力氣，但是弄倒一株大松樹却另

是一回事……」

『這是說我嗎？』兵丁問道。

『這是說你。』

『你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不要緊。』

『不成，停一停！你這是什麼玩藝兒？大松樹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的烤師傅並未回答，他正忙着將鐵鏟在爐裏弄，把爐裏烤好的餅乾鏟出來，擇出那些已經烤好的，擲給那管把牠們排列草席上的青年。他好像忘了那兵丁，忘了會同他談話。但是那兵丁忽然不安起來。他站起來走近火爐，險乎胸前被那在旋舞着的鏟打着一下。

「說啊——你指那一位她？你羞辱了我。她們沒有一個能拒絕我

的，不——不，我敢說。而你說起這種干犯我的話語……」

他真的好像被干犯了。無疑的他對於他自己除去這點而外就什麼都不知道——這點就是他的引誘女人的本領。的確的，這個人除去這點性格外，他就沒有一點有生氣的東西，也就是這一點性格使他自己還覺到他自己是一個活着的人。

有的是這種人，他們把他們肉身的或心靈上的缺點視為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他們一生看護着這點東西，也就靠着這點東西他們得以生存。他們拿這點東西來向他人訴苦，用這點東西來吸引別人對於他的注意。他們用這點東西來獲得同情，若是沒有牠——他們自己也無

所謂了。如果把他們這點東西拿開，把牠治好，那時他們就不能快樂了，因為他們靠着生存的東西被奪去了——他們于是空空地生活着。有時有人的生命可憐到這種地步，使他迫不得已地去用很高的代價弄點罪惡，依牠生活着；實在我們可以簡直說有時人們是因為淡白無聊才成爲有罪的。

這兵丁是被人干犯了，他衝到烤師傅面前，叫道：『說呀，我說！她是指着誰？』

『說嗎，唉？』烤師傅忽然轉過來向着他。

『是的！好嗎？』

『你可知道唐雅？』

『是的！』

『好，你去試試她！』

『我嗎？』

『你。』

『呸！那不算什麼。』

『我們看看吧！』

『你們看看吧。哈，哈，哈！』

『她想你呢！』

『給我一個月時間！』

『你是多麼自誇啊，兵士！』

『兩個星期吧，我敢說——那時事情成功。呸，我敢說！』——
算了吧，我說。』

我們的烤師傅忽然使起野性，他舞開那鐵鎗。兵丁驚訝地退後幾步，默啞地望着我們。『好吧！』他最後預兆般平靜說着走了。

當他們爭論之時我們全都不曾做聲；我們對於這爭論十分關心到沒有話說的地步。等到兵丁一走了，在我們當中生出一陣高的流利的語聲。

有個人向烤師傅叫道：『你辦了一件好交涉啊，保羅！』
『做你的工作，你聽見了嗎！』烤師傅嚴厲地答道。

我們覺得這兵丁會動手攻伐了，唐雅已陷于危險的地位。我們感

覺到這種情緒，但同時我們另外感覺到一種有趣味的熱烈的好奇心——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唐雅會堅決地拒絕兵丁嗎？我們大家十分自信地叫道：

『小唐雅嗎？他定會堅決地拒絕他的！』

我們大家都驚恐地希望我們的小偶像拿她的剛毅的精神來抵抗這試誘。我們激烈地互相證明我們的小偶像是一個堅固的小偶像，她一定會勝利地從這敵人的手中逃出來。最後我們覺得，我們沒好好激勵這兵丁一番，怕他忘了這賭賽，覺得我們還該多激動一點他的虛榮心。從那天起我們開始過着一種新的生活，神經十分緊張，過着有一種我們從前沒有過過的生活。我們整天吵嘴，好像我們變聰明一些，

變得可以多說多談。我們好像覺得正在與魔鬼打賭，我們的孤注押在唐雅的一邊。當我們聽見麵包點心的烤師傅說那兵丁已經開始『跟着我們的小唐雅，』我們是夠痛心的了，我們不知如何過下去，連我們的主人利用我們的奮興，在每日工作中增加五百六十磅麵漿叫我們做，我們都沒有注意到。我們沒有放下工作的時候。唐雅的名字整天不離我們的舌頭。每天早晨我們更是等不及的等着她來。

雖然如此，我們並沒有向她提及這在進行中的賭賽一字。我們沒有問她問題，還是像從前那般和善地有情感地對待她。然而在我們接待她之舉動中襲進了一種新奇的，異樣的感覺——這就是一種尖銳的好奇心，尖銳得冰冷得像一把鋼刀一般。

『我的朋友，今滿時期滿了，』有一天烤師傅早晨動手工作時如此說道。

我們不用他關照，早已知道了，但是我們總是一樣地戰栗着。

『好好的看着她，她一會就要來了，』烤師傅接着說。

有人極憐恤地叫道：

『如果眼睛能看見總得看她的！』

于是我們之中又有一陣流利的，吵鬧的爭論產生出來。今天歸根我們總可以看見我們相信的這一邊是如何的清潔，如何的神聖了。那天早晨，好像是第一次，我們覺得我們在真正地在做一個大賭賽，而這種對於我們的神的純潔的試探立時就會無結果地如我們所想地消滅

了。最近幾天我們聽見說那兵丁執頑地不斷地窘迫唐雅，但是我們怎無一人問問她與那兵丁的關係如何呢？她仍然照舊每早來我們處，取她的小餅乾，仍然同從前一樣。

這天早晨我們不久也就聽見她的聲音。

『小囚犯們，我來了。』

我們擠上去迎她，當她進來後；與平常相反地，我們對着她默啞無言。我們的眼睛全望着她，我們不曉得應同她說什麼，問她什麼。我們一羣默啞的慘淡的人立在她面前。對於這異常的情形她明顯地驚異起來；頓時我們看見她臉色轉白，現出不安之色，好像處境不寧，用一個低柔的聲音問道：

『怎麼回事呢？』

『你自己什麼回事呢？』烤師傅忽然說道，眼睛不動地望着她。

『我嗎？你什麼意思？』

『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好，給我餅乾！——快點！』

她從來對我們沒有如此銳利過。

『你正在忙中呢，』烤師傅說道，眼睛不動望着她的臉。

然後她忽然轉過身去出門不見了。

烤師傅拿起他的鐵鏟，伸進爐裏去，安靜地說道：

『這意思是——她等着他呢。啊，那个丁兵……，那个下流東

西……那只鼬兒！』

我們像一羣羊，肩擦肩地走到桌前，無言坐下，無趣地開始工作。當時有人說：『是的，這是可能的嗎……？』

『算了，算了，空說有什麼用處？』烤師傅咬着牙齒叫道。

我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聰明人，比我們聰明得多。我們知道他的嘆氣是對於那兵丁的勝利的判決。我們覺得沮喪而且不安寧。

在十二點鐘——用午飯的時候——這兵丁來了。他像平日一般衣冠楚楚，從容文雅——像平日一樣——直望着我們的眼睛。但是我們覺得不好意思望着他。

『好，我的紳士們，如果你們願意，我願意請你們看一點軍人的

威武，』他說道，驕傲地笑着。『你們請到外屋的隙縫中看一看——你們懂得嗎？』

我們走出去，途中大家挽着手膊，把臉湊着外屋牆上的隙縫，望着院中。我們沒有等好久。一會兒，足步很快的，唐雅現着一種不安的神情，流着眼淚在院中走過，淚珠澈在污穢的宿雪與泥土上。隨着一會兒，看見那兵丁也走來，一點不慌不忙，口中吹着嘯嘯，向着唐雅的方向走去，顯然地他們是去約會的地點。他的手插在衣袋裏，他的小鬍子上下動着……他也看不見了……下雨了，我們望着雨點落下污水池上，水面受雨點的打擊做起皺紋來。這天非常灰暗而陰沈——真是無趣的一天。雪還停在屋檐上，在地上成塊的黑泥已經顯露幾處。

在屋檐上的雪也被烏黑的煤灰染滿了。遲遲下降的雨點發出一種憂鬱的聲音。我們站在這兒等着覺得有點寒冷而且不高興的很，但是我們對於唐雅的離棄我們覺得十分憤怒，爲了一個普通兵丁離棄我們這羣崇拜她的人，我們以一種劊子手的惡意的欣悅在等待着她。

過了一會，我們看見唐雅回來了。她的眼睛——是的，她的眼睛裏顯然地因快樂與喜悅而光亮着，她的朱唇微笑着。她好像在睡夢中行走一般，搖來擺去，脚步非常不穩……

我們不能安靜地忍耐這種情境。我們大家忽然衝開門，跑到院裏，用一種毒惡的，非人的聲音叫着罵她。

看見我們，她立時停住脚步，好像生根在足下的泥土一般。我們

圍着她，不隱諱地，惡意地，儘情儘意地罵她，用最可恥的名字來叫她。

我們不高聲叫嚷，我們慢慢來對付她。我們看見她無處可走，站在我們當中，我們儘可以儘量洩怒于她身上。我，不知道什麼原故，我們並未打她。她站在我們當中，聽見我們的誣罵時頭向這兒那兒地轉着。我們愈來愈胡罵，儘量使用我們言語中的污泥與毒汁。

她臉上的顏色丟失了；她的藍眼睛，一分鐘前那般因快樂而光

着，現在白睜着；她的胸脯起伏很利害；她的嘴唇戰栗着。而我們，圍着她，向她報仇，因為她離棄了我們。她本是屬於我們的，我們將我們最好的東西爲她耗去，雖然我們最好的東西不過是

乞丐的碎餅，但是我們是二十六个而她只是一人，因此我們想不出拿種什麼正適當的苦痛來報復她的錯處。我們如何的污辱她啊！她只是默然無語——只是用一幅被追獵的野獸的眼睛睜着望我們，她周身抖着。

我們譏笑，我們惡罵，我們窘迫她……別的人們向我們跑來……我們之中有一个抓住唐雅的衣袖。

忽然她的眼睛亮起來，她從容地將手舉至頭上整理頭髮，她直望着我們，高聲地平靜地叫道：

『嗚！你們這些渾賬囚犯！』

她筆直向我們走，好像我們沒有站在她面前一般，好像我們沒

有擋着她的路一般。因此我們之中沒有人當她走上來時還擋着她的路。

走出我們當中之後，稍一轉身，高高地，用種形容不出的輕視的聲音接着說：

『嗚！你們這些渾賬的東西！你們這些惡徒！』
于是——她走了。

我們仍然留在院裏，立在污泥當中，站在雨水與灰暗無日的天下。

又一會我們默然回到我們灰暗的，冷石的牢獄。像從前一樣，日光永不能從窗戶照進來，再者——現在沒有唐雅了。

